

人海燈

月刊

第三卷第二期

學永清華訥大蓮西

號悼追師法四



本社新出兩種叢書 提草

菩悅

本書爲悅西法師閉關時所作，有佛學論文，有雜文小品，其中以「一個有趣味的辯論」及「恒沙集」最爲尖銳，前者記與耶穌佈道團之辯論，後者純爲批評佛教現象，莊諧並雜，

西法

提

草

著

師

初

版

只

印

千

本

刻

已

出

書

欲

購

從

速

！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

百讀不厭，書用上等報紙精印，共百餘頁，

郵費奉贈，亦以三月底爲截止期。

初

版

只

印

千

本

刻

已

出

書

欲

購

從

速

！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

百讀不厭，書用上等報紙精印，共百餘頁，

郵費奉贈，亦以三月底爲截止期。

本書爲悅西法師閉關時所作，有佛學論文，

靜賢全集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
本集所選有佛學論文，有詩歌小說，有信札雜文，若干讀者輒謂其有曼殊遺風，故其壽不永，於此可見其作品感人之深矣。

海萍詩集

定價每冊式角
通一法師編著 人海燈社叢書之三

本集以通一法師將去潮州十首爲主，（并有法師自序）
以當今佛教頭腦清新之一般僧伽居士和詩爲附，和詩共
廿家，作風有超出齊己貫休之上者，字間行裡，熱血絲
絲，其期待佛教振作之血忱，躍然紙上，學佛人尤宜人
手一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極爲美觀。

名山遊記

定價每冊 報紙二角
道林紙三角

何張蓮覺居士童年信佛，遍歷國內外名勝道場，本書集
合朝禮名勝道場遊記而成，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
當佛教史地研究，凡學佛人尤宜人手一編以資研討也。

南詢集

定價每冊大洋陸角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學僧論文而成，佛學世學
，無不包融，手此一編，利益無量，存書無多，欲購從
速！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大洋壹元伍角，郵費奉贈，非本誌讀者
，恕不適用此例！

人海燈

錄 目

第三卷第二期

編者的話	哀詩	學永	清華	西蓮	大訥	淒風苦雨哭二師	我與大訥西蓮二法師	本號前言：內心的哀感
一月佛教					大訥病死之經過			
					大訥比邱畧傳			
					紀念西蓮法師			
					悼西蓮同學			
					淚憶生前哭死後			
				西蓮行畧				
			憶華清					
		哭同學永學法師	華清畧傳					
		哀永學同學	華清法師哀辭					
		悼永學學長	哀清畧傳					
		吊永學大師文	對于永學法師圓寂之哀感					

通一摩竹罕言持音音持松德潛慧等希希蘚正幢霞波密迎候虛雲潛德滿度智藏

內心的哀感

替四位佛教青年出一次追悼號，雖是一種難得因緣，亦可說是近代佛教史上的悲劇！

僧教育辦了將近二十年，在這一團糟里面，能產生出少數真實爲法的人材，這差可算是我們破涕爲笑的安慰了。豈知天公太惡作劇，使這破涕爲笑的安慰，馬上歸于幻滅，凡有心人，誰個不感覺到痛心疾首？

而今和尚多如牛毛，社會公認爲是一群大小飯桶，飯桶者，無用之別名也，一群飯桶，完全死光，亦毫不足惜，何以這次死了這四個和尚便大驚小怪起來呢？因此，我不能不將出追悼號的意義申述一下。第一：四位已逝者當中，只西蓮法師與記者有一面之雅，既够不上說什末私交，更說不上替死人捧場；禿良心說，這是紀念佛教中一種損失。第二：這四位已逝者具着同一的性格，那就是「敏而好學，志存復興佛教」。他們發志以終，這未完的責任，就得加重僧教育辦了將近二十年，在這一團糟里面，能產生出少數真實爲法的人材，這差可算是我們破涕爲笑的安慰了。豈知天公太惡作劇，使這破涕爲笑的安慰，馬上歸于幻滅，凡有心人，誰個不感覺到痛心疾首？

在我們身上來。所以，出這追悼的意義，是要使佛教大衆明白已死者頗力和我們自己的責任，好去警策自己，勉勵自己，真實做點爲佛教的實際工作來！譬如大訥，從脫離家庭的牢梏里以後，便該灰心厭世，乃一入閩院，聽聞佛法，便馬上改頭換面，心里老掛着「佛教」兩字，從閩院入內院，那真是一種一鳴驚人的準備，我讀竹摩兄一文，不禁流下淚來，大訥委實死得太苦了，他真是我們僧青年的好模範！

西蓮好學，老早就聽人傳說了，廿二年的冬天，我在鎮江超岸寺患咯血症，恰巧那年西師也因病回江北去，路過超岸寺，我們在釣簷亭上偶然會了面，他告訴我許多止血的方法，並且勸我不要怕，只要靜心調養云云。之後，又有人誇讚他的用功，說他每晚點着小洋燭燈，非至十點以外不肯睡覺，一年以外唯識筆記積至一尺來高。據說他到安徽辦佛教會，都帶着病幹的，所以，終至病死在客棧里。

華清於我印象較淺，然知其在陝西弘法那倒是很久以前的事，預備出專號以前，會因他而和密迦法師通訊，知道他的死況也太可憐了，一個思想前進的僧青年，死得那末悽慘，即到現在回味起來，亦令人有「哀莫大于身死」之感！

永學與我通訊最早，當我辦新聲週刊的時候，我們已是神交的朋友了，可惜我三年南下路過廈門的那天，恰巧他因事外出，未曾會着，後來大家通訊時都引爲遺憾，豈知這遺憾竟成了終身的遺憾呢？本來替大訥西蓮華清三法師出追悼號，永師也是主動人之一，本期中有永師淒風苦雨哭三師遺作一篇，本號因各種關係，延至今日出版，居然使他也推在被悼之列，這真是好像故意等他似的，人事難測，怎不令人感慨系之！

我原預備在本號中寫篇較長的東西發抒我的哀傷的，近來心緒惡劣，提筆半天，還是一字未成，與其硬湊，不如免了，四法師泉下有知，請鑑我之心之哀感！

一九三六，四，下午凌出。

我與大訥西蓮兩法師

竹摩

在應赴僧的隊裡跟着「趕經懺」的朋友們把我的天真爛漫

的黃金時代一年一年地去消磨，那是自己的業力所使然，從未怨天尤人。我只記得民國十九年的初秋，忽然離開那種我不願意過慣的環境像魯賓遜一樣飄泊到一個水天空濶的海島上去呼吸新鮮的空氣，擴大我的眼界與懷抱，這誠是我的幸福，也算是一期生命中的一個時機！

那時的我，如魚得水，如鳥出籠，在一團和氣的歡悅中，忘了過去一切精神上的傷痕，只知抓住現實，想做創造將來的夢，終日埋頭在課堂中，順規蹈矩的用工夫，老老實實地求知識。同學們的互相砥礪，使我如攻他山之玉，教師們的誘掖獎導，使我如坐春風，從前的「孤陋寡聞」的寂寞的悲苦，都化爲子虛烏有了。尤其是同學們的不隔的親摯，影像深深印在我的腦版上，最難磨滅。我們一塊兒住，一塊兒玩，一起上課，一起談論，南普陀寺後山的蒼翠重疊的岩石間，廈門大學前面的海水飄蕩的沙灘上，都留有我們課外運動的足跡。西蓮法師和大訥法師，就是那時我所親近的同學知識中的尤者。

現在訥師死了，西師也相繼死了，活着的也都星散了，想到現在自己的零丁冷落，我的身兒喲又在熱汗淋漓，我的

也許是受了老子思想的洗禮吧，一部老子他初就背誦得很

心兒喲又在怦怦跳動！



我和訥師的認識，也就在十九年的初秋。那時他正住過焦山的禪堂習禪，又聽過法華經，就發心和達然同學等一行數人入閩求法。恰巧我那時也剛剛脫離了經懺的生涯，負笈入閩。於是我們雲水相逢，便成了很好的道友。

在許多素不相識的同學中，他給我的印象比較來得深，所以最先認識的就是他。他是富於情感而且和氣的，故同學們亦多樂與之親近。性愛幽靜，早晚的山間或房子裡，終是常常看見他在跏趺靜坐。眼光的犀利，決斷力的強勝，文筆的流利，頭腦的冷靜，態度的沉默，這些都可以表現出他的特殊個性。他在家曾畢業師範，辦過小學教育，故在國學的程度和做事的經驗上，都遠過我們，不過在僧教育幼稚時期，普通佛學院裏對程度方面原無嚴格的規定，大家混在一班同學罷了。他平常除了佛學，對別的功課都不大注意，而月試終是名列前茅。在國文的卷子上，每回可以看見教授寫上「全荳冠軍」「傳觀」等的批語。然而他對教師或同學們的讚譽，亦不像有些同學，因此自傲。從他的性情和這些地方看，

熟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他的名字的出典也就在「大辯若訥」，可見他對老子的學說，也會感到興趣而得良好處的。

『佛典的註釋浩繁，頭緒紛紜，弄得研究的人不易分析，接引初機尤難；我將來果能把佛學研究通了，決定要發願編一套由佛教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的叢書。』他研究佛學到再三索解不得時，就要很苦悶地這樣發誓。這的確是實情，中國佛教的經書，如汗牛充棟，遍滿着空間與時間，向來很少

有人出來像日本佛教一樣做整理的系統的工作，便利初機的系統的簡明的註釋和研究法，自然也是缺如了；這是我們讀過佛典的人共同感到的，所以我胸對他的志趣，都不免要說個「很好」。可惜他現在死了！劉半農死了的時候，吳稚暉說：『失了一部最寶貴的大辭典。』訥師也死了，我們也可以說：『失了一部最寶貴的佛教的大叢書。』

剛剛說過，中國年來的僧教育，還是幼稚時期，故設備的不完具，程度的不劃一，是自然的現象。因此，同住一個佛學院，在複雜的課程中，不要聽的也要去聽，要聽的又不能專門聽講，專心研鑽，這也是爲少數人所感到的。他因爲對別的學科的知識都有相當的具備，於是有了「非專究佛學去不可」的傾向，周遭的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步步進逼着要他埋頭鑽進古紙堆裡去，於是急欲覓一具之地，隨意專修，故在二十年的暑期前後，終於同西蓮法師和德潛同學等商議後一起離廈普京了。但他所以下這個決心，也有增上緣的，在

他將離廈島以前，約摸有人說他的文學雖好，佛學不見得就會很好；這就是使他更堅強了「非專研佛學去不可」的意志。在臨別的前夕，看見他不勝其苦的樣子說：『這次別後，我決定想找一個處所，放下幾年工作把唯識專究通暢，再來和你們通訊或謀面，否則不居山，便自殺！』也許是悲苦過度了吧，斷斷續續地說：『這些話，把我也聽得黯然了，當時竟不能出一語以解此情，現在振觸着幻夢似的前塵，心神還感到極度的不寧！』

★

他們離開入京的唯一目的，爲想找一個地方來專攻法相唯識學的。後來這種志願因能力關係一時還不能實現，而那時講唯識學的地方除了閩南，武昌也沒有人在，爲要專門修習，只有走支那內學院的一條路了；然而這也是在無辦法中尋找辦法，恐非他們的本懷吧？

最初到了江蘇，西潛二師道轉江北一遊，他遂一人先行入京。因京中乏人介紹，未能入內院，想在內院附近的西方寺或毘盧寺住宿謀走學；又因駐軍太多，不能通融，於是只好暫棲在和內院距離將近十里的古林寺了。這些消息，都是從他去後在七月十八日寫給我與普欽，又信，等待，燈霞，智嚴，寂穎，智光，醒來等諸同學的信中約畧知道的：

方弟萌去志時，承殷殷相留，多所開解，其意拳拳感佩實深！弟亦明知此去於求學方面觸處荆棘，奈妄念一生，情不自遏，背我諍友，獨問天涯，燈火黃昏，未嘗不黯然久之！抵京後，以內學院無住處，擬在附

近之西方寺或毘盧寺寃一榻之地，而兩寺皆住兵太多，實難通融，不得已暫棲於古林寺。西蓮師已返里，大抵八月間始克蒞京。現雖請得義演一部，只得暗中摸索耳。總之，弟已決定而今而後，舍與佛學有關之書籍，概不寓目！……幸各努力於學業之修養！毋效弟之自棄也。

『明知此去於求學方面觸處荆棘』，而又不能不去，其間並非矛盾，自有其所在的別衷。但是一想到全國佛教的寺院林立，『佛教的教產每年所收入約有一千萬元之譜』，（見最近本刊上寄塵法師著『歧途底一群中語』），而求法的學僧一離開佛學院，便同歧路的羔羊，茫無歸宿，我們真要痛哭流涕了！然他並不因此灰心泯志，始終堅持着顆求法不因環境

屈伏磨折了底心，所以還要發誓『決定而今而後，舍與佛學有關之書籍，概不寓目』，這種為學圖強的志願，犧牲奮鬥的精神，是堪為我青年學佛者的標幟的！

當時我們各自寫了答覆他的信，自此廈門和南京的距離，海角天涯，消息冥然了。直至十一月十日，又接到他的一封信：

別後音訊僅一往復，殊非本願，而數月來寂然未會以隻字奉問者，蓋弟之離院，自一方觀之，以欲專究唯識，故洵可稱勢不可留；自另一方觀之，亦實有如許不妥當處。得失各半之去留，卒毅然而去，是誠弟之偏執見也。倘抵京時所謀成就，則定青鳥紛飛，為報得意之事，……何圖法緣慳塞，第一步已出意料，雖

前函作無聊之自慰兼慰諸兄，然而弟心傷矣！……。弟自中秋後，病一月，現已全愈。西蓮師宗順師均吐血，已承歐居士介紹赴廬山靜養……。

懷抱着冲霄的勇氣奔到南京，因『法緣慳塞』，使他一步已『意冷』，（所謀事畧見下文潛師信中），反而大病一場，留着一具病體對着殘經，再加京中師長輩聽說也因某種關係與之冷落，使之處於孤苦無援的境地，此情此景，自然要『心傷矣』了。然在這裏，他又顧念到西師等也在吐血了！在高唱僧教育復興的現時代下，要想做一個真正求法的學僧，雖汝有像唐三藏做學僧時代求法那樣的艱苦，然而也非易事喲！



流光如逝川般匆匆地過去，一霎兒又是廿一年的春天了，我們為着學務忙各奔前程，也很冷落了。其間雖也會從京中幾個同學往來的信札中知道他患肺病的消息，但我們都不相信體格素健的訥師，忽然會染此類惡疾。及接潛師的回信中有幾句關於他的話：『大訥同學已成深期之肺病，其原因雖用功過度，然曾養好後復發，因經濟問題未診，以致成爲今日之癆疾！觀其病狀，必非最近期間可能愈也！』這時，我們都開始驚異了。之後，又接到潛師代他呼籲的一封長信，現在抄出幾段在這裏：

曾勸渠去廬山修養，渠以無經濟辭，即任其不藥不醫，愈而發，發而愈者數次。……不意接等慈師來訊，及普超師從烈山來之面述，不禁大為失望，謂渠已不

食不言矣！蓋肺病在春期易發，且今又至清明穀雨之節，渠病殆不能起矣！……茲特函知諸兄，代爲設法，使此孤苦之同學，不能得治於生前（渠自患病以來

，未曾服三元錢之藥，若木石皆朽，而况人乎？噫！

）庶可安白骨于死後也。書至此，予不禁愴然涕下不能言矣，訥兄病非急症，非絕病不能醫之疾，實因于

萬惡經濟魔手中也。死人猶可生，白骨猶可肉，況區

區之肺病哉！……若經濟充裕猶可有一分之望！嗚呼

！佛法垂危亡于噬羊獅虫之輩正應其速死若木槿，渠

反康而健，挽狂瀾于既倒，有青年之徒方冀其長生

如松柏，今反病而死，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予不禁爲

普天下有志青年同聲一哭也！……。

我們在同學會的揭示處爭着讀了此信，得悉他的病情，

莫不失色相向；神情悽衷！當即由普欽又信等同學和我發起

替他勸募醫藥費。可是那時我們的交際不廣，外面少人認識

，內部同學們的經濟又和訥師的經濟處於同等地位，明知這是能力上辦不到的，但因某種心理逼着我們非做不可，終於做了。結果呢，出了意多，訥師認識的老同學不消說，就是從未和訥師謀面的新同學，也毫無吝惜地把幾角不捨得買經書的毫子慷慨相助；這種完全從同情心和大悲心打成一片的表現，使我感到從那時起，相信有真的人生底意趣！

因覺得「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我又獨自跑到廈門中山公園中的妙釋寺，找道聞法師介紹，抓一位姓陳的先生慨助數元。又得教師們相助，共湊成卅餘元。以不足富人一餐的

區區之款，竟費了我們姑許氣力，然有勝于無，我們終於懷着滿腔的熱情和希望把款子付郵了。誰也料不着數日後，便接等潛二師這樣的來信：

諸同學慧鑑：大訥同學病入膏肓，竟於國曆四月卅號

逝世！……接諸同學慈悲同情心慷慨捐助之大洋參

拾壹圓，適訥兄焚化後之第二天也，潛等感諸同學之

熱忱，傷訥兄之遭遇，不禁涕出，噫有為青年遭遇如

是能無悲乎！……。

我們讀了這信，真如冷水澆頭，心灰意冷了，傷感了一回，大家又自動發起開追悼會，念佛助其往生。同學們鑑他的意志，感他的遭遇，也有不少人滴過同情之熱淚的！在追悼會過後的晚上，我想起他臨別前的數語，和那種為學悲苦

的神情，憬然在目；又想到現在做學僧的可憐，真不知熱淚自何而來了！當時曾一口氣亂寫幾章這樣的絕詩，聊以自遣

：——

金陵噩耗傳來日，正是愁腸寸結時！延首躊躇春已暮，

落花片片雨絲絲！大悲願海證前因，雲水相逢道自親。

回憶論文添燭夕，一釣明月冷窺人。驪歌高賦白雲馳，

爲究上乘覓一枝；獨問天涯燈火畔，寒窗殘月益悽其！

乞法精勤事可歌，蒼盲豎入奈君何！雄心未死經書冷，

同學今朝涕淚多！蠻荒春老百花殘，四顧淒涼子影寒，

孤島招魂聲寂寂，海天夕照一輪丹。閑罷楞伽枕畔欹，

殘燈明滅悟玄微。生離死別緣無定，夜雨春風景已非！佛陀遺教今堪危，正待衲兒力挽回，畢竟魔強悲法弱，

搖旗擊鼓，英才匡扶宗風志未伸，奈何撤志驚雲程；
祝師乘願觀彌勒，三會龍華輔下生！



他既人寂了，京中幾個同學，還要繼續他的志願，效內學院紀念黃樹因居士的「樹因研究會」的方法，想發起在祇閣寺成立一個「大訥學會」。並說：『訥師來京之目的，在於求

學，因無地點，遂致患病而死，然青年求學若訥師遭遇者，

豈人哉？在渠生前，會有李臨陽居士護法，爲彼覓一祇閣寺，因嗣難期中政府遷洛，未克而渠死。潛等先意繼其志，將祇閣寺改一大訥學會。於是『與內院同志再三磋商』，他們就想把前款做爲訥會的基金存於信用卓著的銀行，待五十年後再來正式成立訥會。並訂定簡章，其宗旨一條云：

『訥同學在京本意，以渠將成之祇閣寺發起一研究會，以作青年修學之場，宏法生利之所，未克而死。此會既爲紀念訥同學完成其志，則當以渠之宗旨爲宗旨。』又在一長信中剖述其發起此會之意旨云：『夫僧伽和合衆，即精神團結也，致於今日之僧伽皆如散沙一般，雖大叢林有數百之衆，盡屬鳥合，精神團結，則更難言也。訥同學有見及此，曾與潛等商議在京發起一研究會做精神團結有力之團體，不幸事未就，而渠又撒手西歸，哀哉！諸同學愛戴渠之心必不在此前死後之差別，潛等雖庸愚，決努力成辦此事……使此會有成，是則諸學長憐訥兄同情訥兄慷慨解囊之心轉爲同情天下青年學子憐天下青年學子之四無量心也，愛訥兄之愛展轉爲愛無量百千之訥兄乃至三千大千之訥兄也。……』當時我們自然

樂意此會的成立，終因看不起區區的基金，而且大家都還是在求法時代，一切的一切都實難獨立，故未能堅決表示，因此京中同學們也在無形中沉寂下去了。

現在西師也圓寂了，他們入京的志願當然相同的，所以我還用萬分的虔誠禱祝着，這個研究會將來實現，一以紀念他們的志願，一以爲青年修學的依歸！



關於西師圓寂的消息，大抵是去年吧，也聽人傳說到寂靜的鄉間的；我雖然驚異，但總是疑信參半。後來在幾個同學往來的信札中詢問，也是非異說，不知底細，『將信將疑，恨望天涯，』誠能寫出我當時的心境，及至昨天（四一五）接到潛師自四川來信，說『我現在告訴您個哀痛的消息，西蓮師去年在安徽圓寂了！』

西師『齒先余，學先余，』可說是我們的長者了。當我初到廈門的時候，他已經畢業入了研究部專修唯識。他原是從內學院出來的，對唯識已有心得，再經過閩院一番努力，就由心得而應用於導世了；這在他散在各佛教雜誌上的言論思想的著作，都可以知道的。他的爲學的精神非常精勤，常常電燈息了，還看見他在自修室裡點起如豆般的燈火在那裏寫筆記，所以他的成績案上一堆一堆也就很豐富了。平日亦毫不懈怠，同學們有疑難請教他時，總是很謙虛的講解，直把問者的疑點完全化了爲止。後來當教師了，仍舊是很謙虛，站在講臺上終要先說：『我們大家都是同學，遇有存疑不明的地方，不妨來互相研究，互相討論。』以平和的態度講

學，聯絡同學的感情以促進精神團結，在高唱僧教育的聲浪中大眾的精神依然還是散沙一般的年頭，他當然感覺到這種工作是很緊要的；也許是經驗吧。記得我一次有個問題請教

，他很謙虛地講了一回，又談到他自己研究唯識的經驗。他說他最初研究唯識時，就抱了一種決心，就是每讀一頁一行，遇有疑點，一定不肯放鬆，非看過又看過又問過把牠弄清楚不可，故往往費了一二日時間爲看清一二行文句，是很平常的事。在這些地方，都可以知道他爲學精神的認真，毫無一般因循苟安的心理，所以就能把唯識研究好了。然而好事多磨，病魔也因此跟上來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入京後，在訥師的前信中，曉得他不久又在吐血，回廬山去修養，想未見効，不知怎的後來又到安徽去入寂了！

『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使我再也不能說下去！



談到振興佛教，誰都要把責任推到僧青年身上，僧青年是將來佛教的主人翁，是住持佛教的中堅份子。可是年年許多學有所成的僧青年，往往病氣也隨着學力俱增，學力到某種程度了，病勢也跟上到某種程度了，真使人要想到『翠死因毛貴，龜亡爲壳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生平』上去。會幾何時，化城，培基，大訥，西蓮，靜賢等法師都相繼死了。和西師同學的華清法師，今春也在天台山因咯血不治了。其中原因固然可以推歸末法時代一般魔羅的覬覦與戕害，但一大半是由內部制度的不良和未謹善自修養。而今而後，我

們在注重「德育」「智育」外，應該怎樣的注重「體育」上的訓練！

寫到這裡，想到教界還是那樣的沉寂，僧材還是那樣的稀少，力量還是那樣的薄弱，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和因襲的觀念還是那樣的牢不可破；又想到自己初上鷺島時同學的砥礪和教師的督策那種幸福，現在都一溜煙似的逝去了；而獨剩一身回復到舊有的環境裡去，不禁悲從中來！

潛師來信要我寫篇西師悼文，又聯想到他從前要我寫「我所認識的大訥」也不會寫，於是就重理破書筐裡的舊信稿，草率地寫完了這篇不像悼文的悼文，我還和潛師有同感：『一提起筆來，就要流淚，情緒異常紛亂，大多數是不能用的！』

二四，五，一，寫於白湖。

人海第卷二合訂本

版出已

手此一編，深入法海！

第二卷人海燈合訂本，因篇幅擴充，較第一卷合訂本幾多一倍，用上等彩色封面紙皮裝訂，極爲美觀，茲爲優待讀者起見，每本只售八角（郵費奉贈）凡曾在本刊投稿兩次以上者，如需保藏，每本只收郵費四角，但以本人一冊爲限，印存無多，購者從速！

屋梁落月

罕言

在去年臘月，深山雲霧密罩，淒風苦雨的一個晚上，慘淡孤燈下，我展讀空生由鎮江寄來的訊，說西蓮師已圓寂于安徽旅邸了。

當時我驚訝的對着燈光呆望，幾疑是在作夢了。怎麼？四月間我不是在鎮江，也是聽到他的死訊，特別跑到江北去探視一趟，見他尚安躺在一間正廳側，房中睡椅上，傍邊堆集了許多藥瓶食物之類，見我去了，很快活的站起來招呼我坐，我用驚疑的眼光向他掃射一下呆住了，同時見着他的氣色精神，仍無大變心裡這才像失去一件寶物被找尋了似地釋放下來了。當我聽到他死的消息，不知流了多少淚，在去江北的途中，心中焦急得坐立不寧，現在一下對面相覩，反驚惶的不知所措，哭笑不是了。我問問他的病情之後，就告訴他外邊對他的謠傳。他笑着說：「那實怪不得他們的傳說就連我自己也不會想到今天尚能和你見面對談的，從安徽歸來後，我去江門講一次經，病便復發了，一連幾天，甚是沉重，幾處名醫都拒絕診治，自分已是絕望，託諸佛加被現在總算度過這難關來了。目前已好了一半，大約不致於有什麼……」說到這裡，被咳嗽聲止住他的話尾了。「那，無怪他們的謠傳了。」剛咳出他半紅的濃痰來隨又仰着頸子，帶了那

幸福似地微笑，補充了這一句；又低着咳了。我才恍悟謠傳實有其因，心雖則放下來了，但見他那咳嗽、血痰、藥瓶；覺得尚在惡魔手中掙扎，還沒有脫着危險期，有十分把握了些靜養和治療的法子，但那安徽泗洲由他手創的佛教會，整頓的釋迦寺，實驗的佛學院，都是他一人唱的獨腳戲，怎能讓他休養呢？所以他日夜關心，巴不得即刻好了就去。且安徽也不斷地來函催促。我見他實太困難了，知道阻止他不去更是不可能，祇好任他將養幾天，為他介紹幾位朋友同去。我們這樣歡聚了四五天，我因為要來四川，匆促地又與他告別到杭州籌備去了。臨行他很興奮的帶病送我至離他廟約二十多里的鎮江搭了小火輪，望着船身動了，也才回去。空生的訊，我知道與上次的那種謠傳不同，他明白地告訴我是十一月十日日期了。但在我心裡，却很希望能與上次謠傳的不成事實就好。所以心房怦怦地跳個不住。在室中踱來踱去，反使自己摸不清頭腦，設不出法來。固然，一時受刺激過深，反應遲了。等清醒點，才提起筆草草的寫封訊去。

安徽詢問死的詳情。

川省交通，實不便利，訊去了兩個多月今天纔接到釋

迦寺端齋方丈的訊說：

「西蓮法師實于古曆十月十一日子時，圓寂于安徽懷遠縣同安客棧。現柩停大聖寺，不日將運回江北安葬。西師病不愈即返泗，後數有發愈，及入冬寒風侵虐，乃咳嗽成瘍，中醫束手。鄉間交通不便，迄設法速送入懷遠民生醫院，云肺疾早入三期，不許收容。遂覓一客棧擬安住就醫，不期竟於十一日而爲生殉法圓寂于邸中矣！」

這封訊是確切的告訴我「死了」是事實了。把我從幾月的懸懸懷疑中兒轉來，而沉浸於深哀的悲痛中了。并使我聯憶到兩年前也是患肺瘍死在南京的一位朋友大訥來。五年前的印象，悲痛的回憶，像面網一般把我細縛麻木而不能動彈了。端齋的訊後說要我替西蓮寫篇小傳，他知道我和西蓮是深交，當能明白他的身世。大訥死後，一些朋友也以爲我與他同處在南京，並親料理他的醫藥，明白真相，也曾促着我作篇弔文。但我這自小就由悲田淚水灌溉培植出來的這根情緒，苗芽，每經一次悲痛，如在暴風雨威脅下得不能自主了。教我怎能提筆爲文呢？幾次想寫，總是筆還沒有提起，淚水早濕透稿紙了。這叫我怎麼寫呢？誠對於這位真摯的朋友有愧，但大訥有靈，當亦能諒我於淨域吧！

詩聖杜甫在懷他的知己李白的詩裡說：「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今夜——二月十八——的月色，雖減退了十五的皎潔光輝，在朦朧中，我很清晰地見着西蓮大訥的顏色了。他倆好似咒咀我的負心，我是無情，我悲痛；慚愧——

對我這麼懇摯的兩位朋友，而不能寫達他倆的壯志，紀念他們的素情，我真慚愧！我不得不抑制我的慟懷，來訴述我這五年前的印象的舊衷了。

他倆我都是五年前在廈門閩南佛學院認識的。——不過

西蓮的會面較大訥前一點。

十九年春天，我從家鄉——長沙，一直到廈門，入學閩院，西蓮的認識就是那時開始的。他的學問，品行，一班師友，都交相讚譽。他是特別用功，一盞小洋燈，每晚見他點到十二點鐘還沒有熄。——那時的閩院尚是油燈時代。成績很可驚人，唯識筆記大本小本他寫得很多。開始我們很平淡的，後來不知是怎麼契交了。他十分誠懇的勸我用功，我在當時很感激他能忠告善導，在我的家訊中也把在外所交的這位舊友欣幸地給我師祖介紹了。師祖回諭中也高興的說我「會參善友。」現在錄在下面：藉見當時我們是如何的情懷了。

「你旣蒙西蓮法師忠告善導，得唯識門徑，算你會參善友。當恒存敬愛之心，則友誼必厚深矣。西法師旣從歐留學，又爲閩南佛學院甲班畢業第一，早爲內苑王恩洋居士所契重充實工夫益可知也。」

的確，在初出茅廬，一片天真，全不知世情，孩子氣的我，那時真全仗他的照顧和誘進了。在海邊，在月下，我們常踱着散步，他告訴我些外面的世情，治學途徑，我得的經驗，知識誠不少。我自小就常受病魔光顧的，每一次病，他必細心的照視。我不會使錢，有則一用而盡，無時常受窘困，他

常勸我惜用，並代我積善。使我孤身遠竊異域，而無一點異鄉之感和痛苦，就全仗他這細心愛護的知己了。

同年的夏天，大訥也來了。他是B師範生，曾為家室的逼迫，踏進社會，而飽經難苦，始逃入空門的一位萬惡社會中苦痛的逃囚。他較一切人都靜穆，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倒像五六十歲的老成，——那正表現他是社會洪爐鎔冶的模型，淒涼的身世，悲慟的情懷，「靜穆！」那正象徵他心中是繁攝着有無限苦痛而無可如何的了。不久我們也都投契起來了。我與西蓮是志求唯識法相的，在我們的陣線裡，又新添了他這位勇士，我們更較以前興奮了。

光陰在人們平時不覺得是如何迅速，但一回思往事，閉着眼溯源憶起來，就會使你感着他是有如何驚人的速度了，「如梭似箭」那誠不能形容其萬一。我們那樣相處年餘，二十年的夏天，我們便按照預定計劃，鼓着勇氣，向法相唯識寶藏南京支那內學院前進來了。嗚嗚的汽笛，鯨一般的輪船，便在火熱的天空下，載着我們三個在前線的勇士，離開廈門了。

到上海，搭了京滬車，我和西蓮因須去江北一行——西蓮是回他小廟，我去玩的。便在蘇州下車了。大訥一人載着我們行李先去南京。蘇州玩了一禮拜，我和西蓮虎丘上的行迹，那時的情狀，還很清晰的記得。在虎丘千人石前的一座茶樓上喝茶，談笑顧盼的快樂情懷，現在回憶起來，祇多增苦痛的印象而已。

二十年的大水，蹂躪遍了各省。我們因水的阻隔，一連

耽擱了兩個月，遂不得如期至京。在秋涼水退後抵京時，出乎意外的大訥竟臥病古林，瘦弱得與前判若兩人了。一經詢問，才知是船中受寒拖延所致。勸他醫治，他總搖頭，「一點小風寒，不礙事！過會兒自會好的。」一句話來搪塞。我們入了內苑，他因病就祇得留在古林休養。禍不單行，更使人驚訝的，西蓮不久也吐血了。冬天，西蓮去廬山養病，就只剩我一人孤單地在內苑。但大訥沒有錢，廬山不能去，病也一天的在增加，他仍舊是那麼掙扎不喫藥。——實則想喫亦是無錢。我為他真是耽心得很，一禮拜總得去古林兩次。他也常常來內苑。那年冬天和二年的春天，我們雖是隔離，却一禮拜總會到四五次。過從如此之密，我們還有時要寫訊。訊尚未收到，我們則又會面一兩次了。這固然是兩方面都感到寂寞，需要一個朋友談心的。可也是我倆友誼之隆所致。我們來往的交通，是假那城內的小火車。人力車和汽車是極少坐。內苑去古林，從中正街上車，兩站路到鼓樓，下車後，還須跑二三里。他每次送我，總必至鼓樓站，車等不來，便靠在站旁堆聚的木料上對談。有時天晚，或下雨，他總看我上車後纔走。古林在荒僻的林中，這二三里的黑路，他只得摸回去。雨下得大，有時也喚輛人力車，但這是很少有的事，除非經我苦勸。我送他時，中正街站，便是我倆歇腳對談的所在了。有時同車談送的事，也常有的。我們的談話，總是流淚的苦訴，很少快笑的豪談。那是各人同是具有惡劣的環境，并不是無壯志的雄心。

他那自認不礙事的小風寒，春後竟一天重似一天了，他

自己也覺得不對。但人家勸他住醫院，他總力辭不打緊，天曉得，一錢莫名，醫院會讓你進去嗎？他窮得可憐，我也貧窘無似。他的力辭苦笑，我亦祇得暗自彈淚。何況他更有一種剛性，不受人錢，允許資助雖有人，他却爽直而謝絕。並且

住醫院喫肉，于他的護戒密嚴，真是不能。他給我訊上說：「德兄，前晤面時，及此次來函，均承以住醫院相勸，其意拳拳，謝謝，惟善薩發心時，所謂運『同體悲』。又古德名言：『我肉衆生肉。』則是我及衆生何所差別。住醫院一事不啻割肉自醫，恐病未愈，而病又起。非欲固執，縱令住苑，心亦不安，仍不利于病。即頤多安」

這時他病已沉重，還那樣競競于戒的染犯。真有古德，「捨命護戒」的精神。人或會笑他痴愚，我却欽佩他的愚不可及。養着犯戒的色軀，造着無邊罪業，這才是愚痴！才是可惜！對他的偉大，我實感到慚惶。望塵莫及。

病魔苦痛他的軀壳，總不能消毀他的心志。他深感青年僧伽失學的墮落，佛法日趨日下之途。雖是病極沉重，總沒有一時忘記進行研究的事，在他得着一個順利的喜訊時他忙着寫給我一個訊說，

昨至李居士處，談及該廟事，以廟隣（現藏仙契者）貪心太重，頗費周折。大概舊歷年內可竣其事，但尚在商談

中，未可言必也。弟以特別原因，對於該寺名義不克擔任，然弟曾與兄議，倘事有成，當行共管方式。今弟已與李居士商妥，總之該寺如獲粗有規模，必所住人，俱係真實研究佛學者。望兄代繕一函通知西蓮師發心担

任爲荷！即頤法樂

弟大訥合十 一，一九〇

在他這短短的幾句話中，可見他當時是何等的高興了。但一二八一倭奴的大砲在關北爆炸了。驚動得首都滿城風雨，李居士自顧無暇，這曇花一現的研究社，終於隨着砲聲逃走了。這個打擊，對於他直是一道催命符，心灰意冷，病是日無起色了。後來勸他離京到烈山等慈同學處將養，以備有散院一事不啻割肉自醫，恐病未愈，而病又起。非欲固便穢都由他扶掖，洗滌，歷人所不堪之苦。這樣的朋友實是難得。醫院他仍堅決拒絕，我真氣罵了。經一番劇烈力爭，他始允許。抬至中央醫院時，則均搖頭束手。至此他自知生命無延續之望了。我們滿含希望而來，也垂頭喪氣，相視無語。苦央醫師一診，他們却都避恐無及，不之一顧，祇得抬回。在臨別這救星——醫院時，訥那雙充滿绝望，哀痛的眸子，呆望着我，好似有一腸說不盡的苦衷要告訴，但口已笨拙不能出聲。我含淚望着他，也說不出什麼。祇得低語一聲，「再設法子。」以安慰他，并以自慰，但這聲音低微得比跳動的心粗大的出息還要小。

那晚上，他灰心絕意由中央醫院歸來的古曆四月三十日晚上，他就與世長辭了。

他輾轉床第的痛苦，實够他受了。這死像枷鎖的解脫，反于他或會要輕鬆。——實無可如何之輕鬆而已。在注視他爲他擔憂的等慈同學，也得鬆一口氣了。以外閩南他的好友靜嚴守志諸同學，爲他募款醫治，都盡着許多力量。這許多

朋友爲他奔走呼號，也足慰其亡靈了。獨他謬垂青眼認爲知己的我，却全沒有照顧他，實深感慚愧！

我後來想繼承他那研究社的遺志，並積着由閩南諸同學爲他募的醫資收到遲了沒用到的一點微資作基金組織一「大納學會」來紀念他。閩院有守志諸兄的響應，南京有西蓮等慈瑞宏諸兄的輔行。只因舊勢力灰色太厚，不易進展。隨又西蓮諸兄四散，遂成泡影了。

西蓮師就是那年去安徽的。釋迦寺是泗洲的首刹，端齋和尚被請主持該寺，乃力邀他去輔助。他倆都銳意改革，想建設一模範叢林出來。舊勢力雄厚包圍中，一二人力量就想突出，那是多麼困難啊。經過無數的訟法，幾番的奮鬥，可算粗具規模，佛學院，佛教會，相繼創辦了。寺產也大半恢復了，但西師不幸鞠躬盡瘁終竟爲法殉身了。

一個未成，一個敗于垂成，同具着沸騰的熱情，奔放的熱血。事業雖是失敗，但是他的志願永無灰退，他倆的精神長留不死。深切的悲懷，我誠敬地祝他倆乘願再來。「五年前的印象」這回憶實够我悲痛了，心碎了。意氣偉然，齊同出發，方從其遊，遽哭其死。而今單剩下我這怯弱的一個，在這天涯淪落。前顧茫茫，這裏黑暗的一叢何處是平坦的出路。

朋友！請放心！祇要留着我這口氣在，你們的事業，我總得來完成。我祝你倆早日乘願再來。我在這裏高呼着：你倆的精神不死！中國的佛教完成！

觀音誕日于縉雲山雙柏精舍

淒風苦雨哭三師

智

去年下半年接連寫了三篇追悼師友的文章，現在我又要忍心含淚執筆寫這篇文章追悼先後故亡的三位學長——西蓮、大納、華清法師。上月四川德潛兄和寧波守志兄先後來函和我商量給西蓮大納二師出專號的事。我這顆心每經一次悲痛，彷彿在暴風雨威脅下踰伏得不能自主了！去年寫了三篇的吊文，竟將我微弱的心腸撕碎了！我再不忍給已亡的友人

寫吊文了！唉！我心碎了！教我怎能提筆寫吊文呢？！我一提起筆桿便渾身發熱，偏體流汗，頭暈眼花，心酸手軟，還沒有動筆淚水已濕透稿紙了。啼！我委實不能寫吊文了！我寫吊文和看日本軍閥割殺我中國同胞一樣的傷心落淚呀！但爲感情的驅使，我又不能不勉強操起禿筆，咬住牙關，含淚忍心地來寫這篇文章，以紀我先後亡故的三位學長！

西漢法師，係江蘇鹽城人，民國十八年下半年和我在閩院認識，在這半年中我倆雖朝夕相見，可是沒有談過半句話；因為那時他是閩院甲班裏數一數二的高材生，我是丙班裏倒數第一名的低能兒，那時的我什麼東西也不懂，滿口操着台州腔，我和他一比較大有「相形見绌」，「霄壤之別」！那裡敢和他談話？我雖沒有和他說過話，可是我對於他是非常的崇拜，我知道他是「出類拔萃的人材」，他非常的用功，每晚總在十一點鐘後睡覺，他曾肄業南京法相大學，他對於唯識學很有相當的研究，做的唯識筆記有十幾冊，他最善於繪圖畫表，佛學上最困難不易記憶的問題，經過他的表圖一畫，使人見一目了然。他對文章寫得很好，已經發表的有三篇

：焦山僧伽之生活，辯別賴耶由定通力所受之身器，難陀論師之末那學；他不僅是好學，而日對於公私的事情亦很熱心，他曾當過甲班的班長，同學會的總務，他行為是「溫文爾雅」，他幹事肯負責，穩固妥當，毫沒會暴躁輕率的舉動，閩院師生公認爲「模範的學僧」。

民國十九年夏天，我從漳州回到廈門，囊空如洗，拿不到津貼金（被扣作保證金），迄至二十年的夏天身邊沒有存過一塊錢，光靠着襯齋和普佛籌過生活；因此我終日眉頭縐縐，鬱鬱不樂，當時發牢騷，竟寫成了一部名爲懷中集的牢騷東西。有一天我出去了，他和我的亡友傅質和現在四川的德潛兄將我的懷中集翻看了一遍，次日他很仁慈的安慰我：

「你的文章進步得很快，可是寫的東西太悲慘淒涼了！這也不能責備你，環境促成的；不過青年人總要吃點苦，古來文人

能上聖賢豪傑都是從困苦艱難的境遇中造出的；以後不能過於悲觀，對於佛學要多用點功。」這時我才知道他沒有那種「欺貧愛富」的勢利觀念。

二十年下學期他給我們講授印度佛教史略，我考了二次的第一名，他很歡喜的對我說：『你的佛學比去秋進步多了，國文還要多讀，佛學要多看，這樣雙管齊下，努力用功，再過幾年一定有相當的成就。』自此以後我和他談話的機會就多了。不幸，真不幸，是年（二十）四月間他染上了嘔血症，因此在放暑假的第二天他就和已亡的大訥現在的德潛離去廈門了，誰知這一次暫時的別離，竟變成了永訣！嗚呼！哀哉！

大訥法師，係江蘇淮陰人，民國十九年下半年我在閩院認識，他和現在焦山監院靜嚴法師一同考入閩院，他十九歲畢業師範，曾在某校執過教鞭，他聰慧異常，英文國文都好，著有淨土宗的副產品等文，每次月考都列在第一名，他讀甲班，做了二學期甲班的班長，那時我在初級部裏，所以還沒有資格和他說話；他很用功，不歡喜多講話，態度很靜穆，無論對於甚麼事都感不到興趣，同學們推到他當代表他總是馬馬虎虎，不肯負責，敷衍了事，我是自命爲熱血的青年，對於他那種消極自利的行為是極端的不滿意，我現在看到德潛兄的『屋梁落月』一文說：

倒像五六十歲的老成，——那正表現他是社會洪爐鎔治的模型。淒涼的身世，悲慟的情懷，「靜穆」那正象徵他心中是有無限苦痛而無可如何的了」。

閩院同學中和他最投契的就是現在焦山的靜嚴，寧波的竹塵，四川的德潛了，他們時常談話。關於他的身世思想德潛兄當然比較知道得透澈，我讀了德兄這段文章，內心感到莫大的苦痛！懊悔自己當初對於他沒有認清以至不該武斷他「自私自利」！如果，那時我洞悉他的身世，不但狠滿意他，而且還為他掬一同情之淚！訥兒！我誤認了你，現在在這兒向你懺悔吧！他在民國二十年的夏天和西蓮德潛到南京後，不幸的很，不久，就患上了肺癆，竟死在南京古林寺了！嗟乎！痛哉！

六月一日接到寧波竹塵兄來信說：『華清法師今春亦歿于天台山中矣！君其為文悼之乎？或出一合刊』？華清法師，是浙江黃巖人，係我的同鄉，我是民國十八年下半年在閩院認識他的，他曾往過台州因明學社，寧波觀宗寺，曾親近過與慈法師，他很聰明，能寫一手很好的白話文章，著有天台山茅蓬僧伽之生活，我再不能同你說下去了等文，他和西蓮法師同班，他的成績斐然，他善於演講，待人接物都很謙和，幹事很熱忱，而且有手腕，不過沒有西蓮法師那樣穩固罷了。他在閩院當過同學會秘書和總務，曾一度博得同學們讚美。我因為和他是同鄉的關係，我無論甚麼事情都去請教他，國文佛學在講堂聽了不懂，再去請他講給我聽，他教我學習寫日記，那時我祇能寫些吃飯上課睡覺，只能寫四五十

字的一篇日記，寫罷都送去請他修改，他耐煩地修改了三四個月，他又教我待人容氣，敬師愛友，他教我勤苦耐勞，發奮為學，他教我……總之，如果那時我在閩院不有他剴切的指導，我一定會感到萬分的困難；因為我除了和幾位台州同學交談外，閩院六十位同學七八位教師的語言我都聽不懂，就是連大醒芝峯法師的話我聽了也莫明其妙！

他十九年畢業，畢業後和西蓮法師一同考入研究部住院研究，是年十九下半他患肺病，和現在蘇州的允源，上海的雪亮一同離去廈島，迄今忽忽已有五載了！在這五年中間，我因為不知道他的下落，竟沒有和他通過一次信，誰知他已在天台山中作故人了！噫嘻！傷哉！

這幾年來佛教真是不幸極了！眼看一般有作為的青年僧伽，不是罷道返俗，就是消極的腐化，不是返俗腐化，就是生病死亡！說來真够傷心！一些聰明有為的青年一個一個的死去，像我這樣笨如木頭蠢如豕鹿沒出息的傢伙偏偏活着不死，我上月很感慨的在寫給我摯友——竹塵的信中說：『我願定要他們死去，那我願意替他們死去，像我這樣的人活着幹嗎呢』！竹塵回我信說：『你若替死友們寫弔文時，頂好把我（竹塵自稱）寫進去，預先用了，以免將來麻煩！苦笑』！的確，人生在世原來是空幻，毫無把握的，如同石火電光，幻滅無常，猶如大海上的浮漚，水上的泡沫，天中的空華，何其渺少呢？所以蘇軾很慨嘆地說：『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唉！人生是多麼的可憐呢？人類

的生命真是「不可以思惟心定其吉凶」！紫柏大師的長松館記說：『見山嵐潭露，變態恍惚，不覺追惟過現，遊聚散之情，與夫生死之變，并不可以思惟心定其凶吉；如嵐之幻化，可見而不可執捉者也。』竹摩兄對於人生的認識與紫柏大師說的同出一轍，紫柏大師說的話真實不諱。你看，在這二三年中間已死去了不少的同學，人命無常誰能保得了自己死亡呢？我不爲他們悲哀，實在爲佛教痛哭！嘵嘻！傷哉！

夜深人寂，已是一點鐘了。我坐在孤燈之下，握着筆桿子不住地寫，窗門外，雷聲隆隆，電光閃閃，淒風苦雨，如哭如訴，似乎在我的耳傍嘶聲地苦喊着：『可憐！大教凌夷，邪魔競起，有志青年的僧伽，志願未伸，色身已逝！嗚呼哀哉！』

二四，六，二二夜，狂風暴雨之中，在武昌寫。

哭亡友大訥西蓮二師

德潛

金剛經云：應如是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露電。若是，則胡死胡生，胡悲胡戚？無悲無戚，則人將何以異於木石，又將何以謂之有情哉？如來念念不捨一切衆生，菩薩捨生受生，輪轉六道，悲之切矣，憂之甚矣！諸佛如來，既非昏昧瘋狂，而悲憂若是，則有其不能已於情者在也。此其雖如夢幻泡景露電，而終有其夢幻泡景露電之有爲者乎？予生不辰，飽經憂患，深味苦空，悲之甚也，至麻木而不自知其所以悲。雖然每當死生訣別，悽惻俯仰，惟覺有不能自己於懷而已，豈天地之間，情者，誠能充溢統攝其間者哉。

予幼依姊氏課讀，九歲，姊氏亡，家道中變，嚴父攜予

兄弟脫白於白里外之僧寺，未二年，嚴師逝，又越歲，三弟反初服，其年秋，時疫流行，母氏沾疾，適至姓十年之三姊，歸寧侍疾，染疫，九月十二日，反其姑家死，十四日慈母逝，十八日三弟相繼夭，一月十日中而母與姊弟相繼死，嗚呼，天地不仁，何酷乎！家若是耶？越一年，適陳姓之四姊又復以產死聞，數年之內，遭重變者累，予四姊五妹一弟，至是唯餘老父與予而已，人倫之慘有更加於此乎？予斯時也，萬念俱灰，若不容於天地，師祖憫之，乃助予雲遊，負笈參訪，十九年春，入廈門閩南佛學苑，親近吾師太虛法師，遂得先後友吾今所吊之亡友西蓮大訥。課餘之暇，時相切磋

，志合道同，互以德勉，共住二載，約探研唯識，之南京之內學苑，受業官員歐陽師之門。西師前會住法相大學，大學爲內學苑之分苑，此行之計，蓋多爲其所慇懃。暑期同至海上，西師反江北省親，予亦以便遊蘇州諸名勝，乃偕往。訥師獨先至京，住古林寺而病，病甚，翌年死。秋間，予與西師至內苑，入冬，西師亦染疾，之廬山休養；不久，復離苑。越二年，復因主辦安徽泗縣佛會事，過勞致疾死。噫！其零落死亡之速，豈爲予等初意之所及逆料哉？訥師之病之死，予與同學等慈親理其事。西師死，予已入川，僅聞其死息於友人所，其病狀及后事，未之詳也。大訥籍江蘇淮陰，卒業某中學，曾任職黨部，迫於人事，不見容於繼母，乃脫白於安徽之當塗。歿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年僅二十有五也。師通英日文，略窺唯識學，方欲肆志以進，不幸質恨短命死矣，悲乎！其爲人也，沉默簡言，戚戚如不自容，與人言，掬肝傾膽以示，無隱覆。與談國事法事，至悲感處，痛哭流涕，至聲嘶不能語。嘗與予言及此氏勞苦，相壯牽衣飲泣，其至性至情，熟衷流露有如此者。微聞其家，父及後母均健在，有第一，妻一，子一，其奮而出走也，家人固未知所往；其客病以歿也，家人亦不悉其狀，設其家人，觸其舊物，憶其儀容，相思之情，將何已乎？妻寡而不自知其寡，子大苟詢及父，母子相言，悲痛如何？或其子志趣古人，萬里尋親者，又安知其親之骨燼之所哉？予悲大訥死，予更悲其家人死猶不知其死也！嗚呼傷哉！

西蓮籍江蘇秦郵，卒業沙溝僧學，法相大學，天台佛學苑，

閩南佛學苑，助教閩苑。二十二年供職安徽佛會，明年，遂客死於安徽懷遠之客邸中，年僅二十又六。時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也。師善言談，慷慨好義，與人忠，執事敬，師友皆雅重之。其母健在，一兄一弟，俱已成立，子侄滿堂，家道亦強，予偕至江北，得及見之，故知其詳。其母尤深憐之，皤皤白髮，聞此噩耗，悲痛何可言哉？

夫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情亦無盡，非大愚不靈者，而孰無情？既有情矣，而孰不動？動而蔽，爲凡夫，爲生死，以至六道輪轉而不息。動其宜，爲如來，爲解脫，以至廣度衆生而無碍。蔽與宜，一情而已矣。又復衆生，生老病死，諸有爲法，成住壞空，亦情爲之原耳。如來不捨衆生，菩薩觀苦起悲，一情爲之牽耳。經言：『設身有苦，念惡趣衆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衆生。』如來菩薩，如是善用其情而已。噫！泯智息情，情其可息乎？太上忘情，情其可忘乎？予牽于情，而蔽於情，旣情死情生於無始，將恐情生情死於無盡也。因大訥西蓮之死，以引予情，困於情，蔽於情，悲痛而不能自己，有感於衷，弔而哭之如此。

又死沒無常，悲苦憂戚，獨非止此者，方予與二師之離廈也，摯友傅賢，登舟送別，握手欷歔，情意纏綿，互訂後約，及與西師友江北，至其家，則聯語盈堂，遺容宛掛，驚愕以詢，蓋於予等別後之一週中，得暴疾卒，其家得其電而知也。諸行無常，是又可得思議者乎？予旅京三歲，得師祖諭，知寺中老少死者七八人，外友人中，有一面之緣，方別而遽聞其死者，有貴州超伊，西蜀傅君伯高，江蘇蕙庭法師

等若干人。同學中不知其死時，後始傳聞於人口者，有華清等若干人，年來友朋少音息，存亡不聞者，尙未可計也。予嘗交遊，歷零五載，所經變幻，且因於吾所識之友輩者尙如此。嗚呼！無量無邊世界，無量無數衆生，生死無量，又豈爲予可得思議者乎？傷懷未已，更繫短言而哭之曰：嗟嗟有情，誰主誰權？既生二師，又短其年，既短年矣，復苦其遇，廳零客死，遊魂無附。二師業爾，業歸二師，胡哭其家？胡痛其師？胡悲其友？法不思議，業不思議，共業所成，因緣安置？匪可言宣，匪可念憶，扼腕何言，剝心酸鼻！孰知二師，非乖願現，爲醒昏愚，示無常變，予又何悲，合十仰美！

續定海潮音 第七卷 可獲三大利益

各位讀者：本刊第十六卷發行將終，請訂購第十七卷

全份。本刊出版，將有十七年的歷史。在國內雜誌界裏，資格很老，價值和地位也偉大。在佛教界裏，那就是首屈一指的刊物了，所以有人稱本刊爲佛教雜誌大王！茲將優待讀者三大利益辦法列左：

- 一、本社爲優待訂戶起見，備有太虛大師最近講錄四種合印二千冊，贈送讀者，每戶限一份，先定先贈，贈完爲止。
- 二、本刊新舊訂戶，其持有本刊第十七卷訂單，同時預約菩提道次第廣論者，照預約價：甲種連訂本刊費并收六元乙種共收四元八角。郵費在內。國外郵費照加（國歷一月底戲止）
- 三、凡訂閱第十七卷者，本刊中國佛教建設特輯號，不另加費。

武昌海潮音社啓 十一月十五日

西蓮大訥兩法師圓寂感言 溝度

法師西蓮大訥者，爲現代僧伽繼起之秀，其胸中所抱，皆欲以振興佛法爲已任，惜其命與願違，而一旦即長辭五濁，余於是不禁有所感焉！

觀夫佛法於今，直是垂秋之日，而獅蟲密布，魔外蠭起，皆有賴於瑰偉之出家資才，足而荷負如來家業，作雄獅之吼，使愚頑驚覺，魔外潛形，何意誕茲優秀，不能使其永年以成其大業，而重振頽風，再挽狂瀾，必使其壽不齊而夭而永訣，其將法門之厄，衆生之業不可改轉而然歟？不然，即如淨名所謂：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如沫如泡如燄如芭蕉，乃至如電種種者，則彼二師乃往過去，已於毘耶離受淨名之咐囑，而將夢幻泡影之身，以實現於此世者，是則二師已於過去，廣植德本，以不違咐囑，而現此遊戲三昧，豈可等閒看耶？嗟乎，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易，虛偽無主，心是惡習，形爲罪藪，斯亦佛陀令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而觀察者也；然則吾儕以二師實現之無常，證佛陀淨名於此諄諄之教誡，則於生滅幻化之身，早求出離，誠刻不容緩者也。夫然，以不僅受澤於佛陀之遺訓，而亦受惠於二師之示現無常，以警覺於吾儕者，斯則應以花香，而爲供養。

若夫二師之事迹，諸師友已詳道矣，又何贅焉。

『大訥』

慧松

大訥是我朋友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但他與我締交，是在他已死一年以後說來真是「生死之交」呢。

民國廿二年我自四川漢藏教理院辭教職出來，到金陵支那內學院親近歐陽竟無先生治法相瑜伽，時有吾湘寧邑惠敏法師之徒孫德潛，與我年相若，產同地，先後同嚮於內院，而志趣亦極相近，不過德潛那時其志寥寥然，頗有點像孟子上說的「古之人古之人」的氣概，而我因為十六歲已足偏南北，東履扶桑，人生滋味，比較多嘗，年齡上好像我比他馬齒也要增一點，故那種「古之人古之人」的態度，在我已由激說變成功為平淡的模仿，換言之，德潛那種態度在我僅成為回憶上的陳跡幻想中的垃圾了。

就在那時從德潛口中聽到「大訥」的名字，這名字多少含有點象徵他的意味

，諸位諒能記憶論語上有「剛毅木訥近仁」和「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的幾句考

語吧，那末，無疑的，大訥是具有豐富的「同情心」（在儒曰仁，在佛曰慈悲），和「硬幹不喜說話」的美德了，何況他還

是訥而且大呢！這倒並非瞎扯，據德潛舌傳，真有點令我非如此瞎扯不可。此外，從我同德潛二人共住的宿舍，牆壁上就看到「大訥」一張六寸半身照片懸掛着，片上似題有大訥同志這像幾字，

大訥

短命死矣！

大訥是一位極有志氣的朋友，不幸

大訥病在南京鼓樓醫院時，我每日從內院徒步去慰視他，醫生費盡唇舌勸他吃鷄蛋，而他總是以戒律為重，雖然，那時大訥的肺病正由二期向三期的途上進展着！

大訥在病榻上咳喘着對我說「我死本不足惜，所惜者我有一番應作的事業尚未開始動手啊！」大訥這時亦自知不起，而歎息其懷抱無力開展和貢獻於百孔千瘡的佛門，不久舉殯志以死，鳴

一本，書上還題有「慧松法師惠存大訥學會敬贈」十二字呢。

我每逢與德潛談到立志向上的時候，他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玄奘·羅什·窺基·義淨·法顯……），而同時他又必提到他的至友——同學大訥，他說：——

呼，大訥呀！」

大訥在我的許多朋友中算頂有爲的一個了，而今何在，唉！——他言下唏噓浩歎，可見大訥在德潛的腦海中，已浮起一層不可磨滅的印象，而我認識大訥也就在這「人天路隔」的當兒，而德潛的舌頭即隱隱的爲我與大訥作相見的紹介哩。

由以上德潛對我說出的幾段語片看來，我知大訥有極好青年學僧的典型，其對於初入佛法大海的「信」字，不用說，是完整具備了，「使我的宗教觀再濃厚點——如大訥同志的話，也許雖想到二期出格的肺癆，連鷄蛋都肯吃一顆哩！」我時常這麼歎息着，慚愧着。過去的慧松會連受戒兩次（十五年四月長沙上林寺·十六年四月湘鄉褒忠山），實

際上接連燒兩次香疤，我們不管燒香疤

對不對，單拿那點勇敢犧牲的精神，亦絕非淺薄的信念所能辦得到吧，何況以那時十四五歲的我行之，又多分出於本人意願的我行之，故那時慧松的信仰心，可與大訥同坐一把靠椅，在武昌時，胞弟以十齡之童，且未出家，問其私吃鷄蛋，乃以銅尺嚴責之，骨紫青矣，一若胞弟即被棄於三寶似的，至今回想殊覺非是，然即此已可見「彼一時也」的慧松了，而今昔日之慧松似乎已死。這倒並非全如俗語所道「出家如初，成佛有餘」或「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根本上是思想的轉變之故，不然，我要問：昔日的慧松住哪兒去了？而大訥同志却永生着。

大訥不但具足純潔的信心，他那替

佛門增光，爲比丘界出氣，乃至爲法界有情設想的念頭，一定也很堅強，君不見大訥說「我死本不足惜，是覺悟四大五蘊積合的軀殼非一非常者語氣，一所惜者我有一番應做的事業，尙全未開始動手哪，『仁者心腸，使後輩於千百載後，聞其語如見其人焉』。嗚呼大訥！你

的軀殼雖死了，你的志氣怎麼會死，你

的精神怎麼會死，總之，像你說的這句話看來，我斷定你不會死，永遠不會死——除非你的那番應做的事業作完了。

大訥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即是我的朋友，但他與我訂交，是在他已死一年以後，說來，真所謂「生死之交」呢。

民國廿四年五月念五日脫稿於西湖

桃源嶺參拾號之華嚴茅蓬。

請用**振東海記珍品萬安香**

〔即西藏香〕異香勝花提神辟疫莊嚴佛土裨益人群每匣一百二十支
原價港銀一元優待購試者收港銀九毫物美價廉實非他香所可比也

尙有萬壽線香永不退味香珠各種念珠歡迎試購

華南總經理：香港大道西五十一號光南庄。汕頭怡安街四十六號中亞公司。廣州花塔街佛教會經坊。

大訥病死之經過

等慈

訥兄乃是一純正知見，熱心護教之血氣份子，精明才幹學識充美之青年佛子，良以環境所迫，不克展伸其志；既自嗟處境之非是，復不忍坐視佛教之衰頽，於是終日悠悠，愁悶悲傷，不料竟因此而釀成疾病，病始尚輕，但困於經濟，未及醫治，不謂竟因此而延成愈厲，愈篤一蹶不起之送命肺癆也。嗚呼傷哉！（最初嘆以爲受涼所致）當其病時，（由廿年八九月至廿一年二月）誠難苦吾十餘齡之德潛學兄矣，彼不辭往返數十里（由內院至古林往返三十餘里）跋涉之勞，隔三四日必往一視，其義烈忠厚之情，有足多者。德兄初勸其就醫，彼總以不妨婉却之；病求速愈，人之常情，然彼豈不願就醫哉，祇以同處艱困，不忍難諸同志，徒自抑忍其苦痛而已！察其顙頷之容，其中懷悶爲何如哉。嗚呼，大訥一傷哉，苦矣。

二十一年二月，德兄因其病甚，令

是年冬月半，余就京探之，見其容色蒼白，精神萎靡，咳嗽不休，幾不相識，竊爲之驚恐不已。彼見我至時，仍能勉振精神，餉我茶食，欣樂喜笑之色，頓形眉目之間，溫情厚意，無不備至。○言談之間，目光爍爍，侃侃大談其前途之計劃，且云：「我等只要團結一致，向前努力奮鬥，改革僧制，闡弘佛教，未有不操勝券者。」晚間至九點，互語別後事，且共勵勉。夜深，即同擁臥。翌日，共至內院與德兄把握，各道離衷。第三日，余乃辭別返山，（是時予

正接住離京六十餘里烈山之一小廟）彼雖退，而便瀉頻頻，因瀉過度，體力愈弱，以致便溺等事，皆非扶抱莫起；如是十餘日後，病益沉重，狀益險惡，日間有時尙泰，入夜即不安寧矣；熱度甚高，半月間，飲食幾絕，醫生望謝其無能再治，斯時病者固昏迷不省，而予等

其就醫，不肯；不得已，乃勸之來予烈山，思藉環境空氣，冀能靜養而愈，彼即允之，德遂函我來京扶接往山，居山四十餘日，病日漸重，日夜發燒，渾身虛腫，殆有奄奄朝暮之勢，時彼感傷，自知無救，但向予泣，我唯婉言慰之而已；其實我心焦灼萬分，其中懷痛苦豈稍減於彼哉！後察其痛苦難支，復勸往京就醫，借居大佛寺中，不意半間廚室之內，（屋漏且狹，鄰近廚室，早夜煤氣蒸熏，痛苦誠有不可形容者。）即爲其終身之所矣！

至京後，初延中醫服藥數劑，熱度

則惶恐無狀矣！如此又歷三日，情更不堪，宛轉床塌，坐臥皆非，彼既呻吟不休，我亦已欲哭無聲！因一月中，予畫

，益覺難忍難堪，慘矣！—

堪，宛轉床塌，坐臥皆非，彼既呻吟不休，我亦已欲哭無聲！因一月中，予畫

，當予見其垂危之際，即大聲呼曰：

佛，再未與說一言。唯稍隔片時，喝令提正念頭而已。晚間有德潛及古林寺性

夜立坐床前，未嘗解帶，心火起於肺肝，亦幾至於不起也，最後無已，抬往中

央醫院——當時德潛大鎮二兄皆在一診驗

空等數友念佛通宵，次日事畢，我因急

結果，云：「已不堪挽救，請速為預備」，此時當視死如歸，勿畏懼，勿悲傷，

身後諸事，生命最遲亦不過一二日內之

彼乃响应之——訥兄，你是我親切之同學

延長矣。德潛聞此，顏色頓變，而語已

不成聲矣！讀者試思，此時予心沉痛，勿忙亂，勿貪戀，勿妄想，放下一切，

隨我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彼應之，

病者已不能言，四時半見病者一濃淡

——裕兄，人生一世，無論老幼，皆不能

免這回，而緊要關頭，就在這裏，苟有

又為何如哉！下午二時半，回至大佛寺

，一念之差，即鑄成千古遺恨，兄叫過我

使我不安者，即訥兄遺骨，尙在

，意欲挖吐，繼見眼上翻白，身微顫動

——信教深切，應提起念頭，勉力念佛！

——彼神色畧定尙能念佛，切求佛力加被

，下淚數滴，休！休！大訥兄已與予等

代板，——此時木魚引磬皆無，一大聲念

，矢心極樂。」說此語已，即手擊棹沿

長辭矣！此時唯我獨在其前，親覩其狀

，當時唯我獨在其前，親覩其狀

大訥比丘畧傳

希音

大訥比丘，江蘇淮陰黃氏子也。幼秉夙慧，穎敏異常。七八歲時父晉授以書，輒能記不失。數日猶能語其要。年十九，卒業師範，旋執教于邑之某校。

弱冠而娶，夫婦間情如鼓瑟，亡何，入黨負務，掌秘書，然孜孜矻矻，未嘗一日廢讀也。翌年，負務猶故。一日感人事如蒼狗，遂動出世之念。背家人，潛

入皖，脫白于當塗。是冬受具于南京古林寺。越明年，之焦山習禪。禪餘聆法華，有所得，遂發願終其身以求法，時二十四歲也。已而會道友數人，負笈入

閩院。朝夕勤讀，手不離卷，學乃大進。解佛理精世學，復習英日文，其進數倍於常人。每爲文，先生輒許以冠軍。

嘗感經論之注釋浩繁，初學不易入，與余曰：「異口學稍成，必窮經論之精，竭力以編教本，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其勇猛自勵者如此。居閩一載有奇，旋返京棲古林，謀自修，求深造。未及年，竟積勞成肺疾。貧甚，不能治，

以致形色顛頓，直似殞息老叟！行止維艱，必以侍者扶持，此蓋延其未亡之歲五，僧臘僅五載。遺柩火化，安骨于古林之普同塔中。

月耳，天乎痛哉！後，事聞於閩，同學咸悱惻，皆慷慨解囊，醵資以濟其需。詎歎未至，而師不食人間煙火者已數日矣！余聞而慘然！諸同學涕泗傷悼者，不知凡幾也！其出家也，塵緣盡捨，家人疑其已亡，而實未亡也；今者亡矣，而家人亦莫可知，是豈出世丈夫當如是

紀念西蓮法師

葦舫

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世間上的事件，沒有一件不是如此的，這是種鉄律，誰也否認不了的。像古來的羅馬大帝國，與我國唐代的貞觀盛世，何等宣赫，日月幾何，還不是如電光石火的過去了，所剩殘餘的歷史，僅留後人憫吊罷了！

至於說到人生，更渺小可憐了！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雖相傳彭祖也曾活到八百歲，然光陰易逝，而今又安在呢？

合會終別離，有命咸歸死。」至於較長

所以「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

蓋以吾人之人生，不知付幾許福因

並且時間是假立的，所謂「處夢謂

比短，也不過蜗牛角上，爭論雌雄罷了！可憐亦復可笑！」

經年，悟乃須臾頃。」故我人看到朝暮死之昆蟲，以爲其時間極短，但在彼則亦自謂壽至百歲的！經云四天王衆天壽五百歲，以人間五十年爲一日夜。忉利天壽千歲，以人間百年爲一日夜。其上諸天，則更倍之。故我人縱使壽至百歲，其與朝生暮死之昆蟲，相異者幾希了！

但有生皆有死，而死亦要死得其道；假如有人，一生昏昏噩噩，破戒犯行，不作一善，而壽至百歲；另有一人，孜孜終日，必勤必謹，持戒修善，爲己爲人，而壽至三十或五十。兩者相較，吾寧謂前百歲者爲天，而後二十或五十歲者爲壽。

大地土多」？阿難云：「大地土多——佛言：『得人生如爪上土，失人生如大地土？』所以人生不是輕易得到的，至於得聞佛法，則更難了。

西蓮法師，童真出家，深入經藏，

余民國十六年，初於華山，一見傾契，相與莫逆！其學德尤為現代者年僧伽所僅見，因此師友對其期望頗切，今不幸以不壽聞，當此佛法凌夷，魔強法弱，獅蟲遍地；固有生必有死，然為佛法

作想，哲人其萎，難欲忘情亦何可得！今德潛法師等，為出紀念刊，特就感慨所及，略書數語，以誌哀悼！

民二十四年七月六日寫於漢院教室

悼 西 蓮 同 學

燈 霞

在民國十八年的冬天，我來到廈門

嗎？而且，在佛門廣大的佛教中，死了

一樣說：

閩南佛學院求法，適西蓮同學為我們甲班的班長，因為他的談吐風雅，對於佛學造詣頗深，我們雖然是萍水相逢，在

晤談之下，彼此即認為知交；功課之餘一個和尚，這還有甚麼不得了的事？而且，在這恒河沙數的衆生之中，長江後浪推前浪，死了一個，再來一個，死了

西蓮同學究竟為什麼年紀輕輕地會吐血的死？為什麼我在這裡還要為他寫追悼文字紀念？

，因得時相切磨。我們的感情是與日俱長了。雖然，我們因為環境的關係，而別離三四年沒有見面，但「西蓮」二字，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無一，那樣人家不說你是瘋子，就會說你是魔頭，也許準指你是十三世紀的人物；品學兼優的西蓮，溘然長逝了！一朝永訣，疾首回言！

本來一個人死了，不值得甚麼奇怪，更不值得甚麼追悼；而且，在廣大的社會中，死了一個人，這不是很平常的

「西蓮死了，死在安徽泗洲釋迦寺；端齋和尚有信來，聽說是吐血死的。真的，多麼可憐呀！」這是去年我在南京中國佛學會的時候，大鎮和尚對我這

廿年暑假裏就畢業了。他自己雖然有好的學問而能考入研究部深造，但為了要想今後的專門探求他和大德潛二同學，一齊離開了廈門而又回到南京支那內學院去了。

在內學院大概住了一年吧？爲了病緣，又脫離了內院到普利寺養病；後來帮助普利寺端齋和尚去安徽泗洲釋迦寺住持，如是，他以爲弘揚佛化報答佛恩的機會到了；如是，費盡心力，被土豪劣紳佔去的寺廟田產打官司硬打回來了；如是，一年到頭和他惡環境奮鬥，四面楚歌，但總是掙扎不能；如是，就這樣地把他廿多歲，正是有爲的佛教青年的生命犧牲了！

固然，人總是有死的；有生必有死；而且黃泉路上無老少。但是，西蓮同學的死，我敢大膽地說，是環境太惡劣，生活不安定的緣故，對於他的死，我有種不期然而然的同情和悲哀！

現在有許多佛教青年朋友，終日愁

容滿面，嚷着煩悶！，一天一天的煩悶，遂日久而成病了。你若問他「爲什麼這樣地煩惱？」無疑地，他一定這樣回答你：「唉！生活一點兒不安定啊！」

誠然，在佛法衰敗的今日，魔鬼當道，惡劣地包圍住你，進而不能與惡勢力鬥爭，退而不能安心求學，白白的將可貴的光陰，可寶的青春，消磨在煩悶裏，青年的佛教徒，以不能忍受惡勢力緊緊圍住的痛苦，結果，我們佛教青年終於與虛無同歸於毀滅了！這不特是他們自身的損失，而且是佛教的大損失，這是何等的痛心啊！

寫到這里，我爲追悼西蓮同學，同時並對於佛教的有志青年進一言：因爲西蓮同學爲南京法相大學，支那內學院，廈門閩南佛學畢業生。性情忠厚，篤於友誼，他去安徽泗洲釋迦寺服務，是在民國廿一年。西蓮爲辦事大勞苦而吐血，因吐血而殞命了。他的死，誠可謂「爲法喪軀」！

燈霞 · 二十四六月十五常州

淚憶生前哭死後

正幢

西蓮法師是我們江蘇的一個同鄉；我在玉山佛學院讀書的時候，曾經會晤過他一面；他爲人是那麼和藹真誠，沒

有什麼虛偽勾曲，假使一個青年僧伽遇見了他，他就會用一種和藹的態度，和婉轉帶激昂的聲調來鼓勵你，「努力向

學呀！挽救頽危的佛教呀！」所以被他喚醒的青年，都是勇猛向上；當我在見他的時候，記得他曾向我說有下面的

這樣一段話。

「幢你這樣的青年聰明，身體又強

口應允。至今想起來，事情雖隔數年，猶給了我一個永久不忘的一個紀念。

壯，不知到你能有圖救今後佛教危運的志向嗎？喂！我希望你在你現在讀書的

一九三四年冬月二十，是一個陰

是的，西蓮法師所以爲我永久不忘的地方，也就是因爲他抱着滿腔熱血爲佛教牠性的一種偉舉。他雖然不如現代的佛教首領太虛大師和過去已往的古德們有偉大成績，可是他是大師的崇拜者，和古德的倣效者。他那種爲佛教犧牲的精神，和喚起青年們爲法忘軀的獅子吼，無論怎樣，這是末法時代中極難得的一位法將。他不但對於戒律能够精嚴的受持，並且對於唯識天台等宗有着很深刻的研究，他曾有許多著作發表過，讀過他的文章的人，想是知道的。

當他說這段話時，我們原是對坐着的，所以他那種誠懇的神氣，和婉轉的聲調，我都見聞很清楚，引起了我內心的不少同情之感。每逢他說一句話時，我都用點頭來報答他的誠意。直至他說到最後的兩句問話，我簡直感激得滿

沉而淒慘的世界，一片遼闊的場上，尋不出一點太陽的斑痕，一個廣大無際的天空，看不見一隻活潑的小鳥和那美麗的可愛的彩雲，只有一陣陣的陰風在空中亂吼，把那屋簷破壞的紙窗吹擊得呼呼的悲鳴，丹墀中的幾株老桐，一會兒沙沙的落下幾片黃葉，屋角烟筒中的炊煙和那揚起的塵沙，彌漫了無際的天空，此時大地的一切，好像都變了顏色；而那枯黃的草木，和凍縮的烏鵲，垂頭喪氣的又好像都在落淚了。

一個高大的漢子，身著了一件淡墨色的長衫，臉兒方方的，堆滿了泣容，眼睛有點兒紅腫，一脚全進我的房裏，就這樣的對我說道：

唉！幢！我昨天接到安徽泗洲端齋和尙的來信，說西蓮法師已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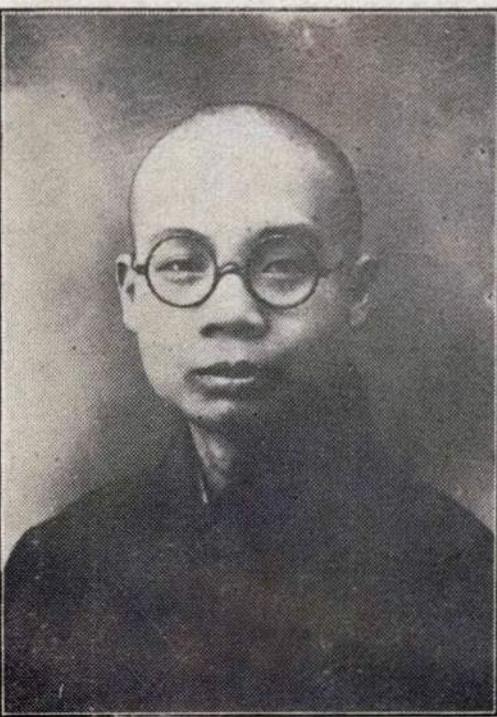
唉！真是可憐！他的死就是送在他肺病癆的手裡。像他這樣的爲佛

廿四，七，十八，寫於漢藏教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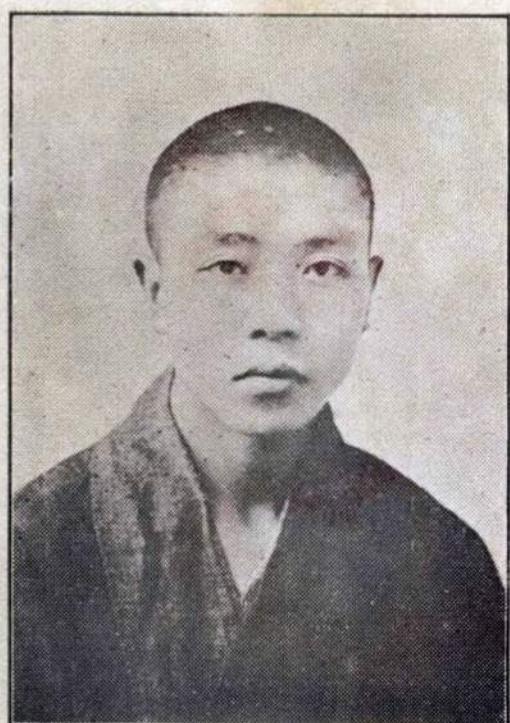
西蓮遺影



影遺清华



影遺藏智



影遺訥大

無忘將壽節——延長貴恨墮膺

凝血機構雨宿艸

西蜀二十三首
宣德院佛前記

廻野歷歷認栽松

有風趣瀟瀟凋弊丹衷正進汝

廿年歲晚嘯嘯日游教者大東大湟
槃經見性是也游者由游而定由定
而慧是慧詣一切智智而般涅槃是也
是故比丘住持佛法座阿訥樹無著學以明
其般若瑜迦之教應於大乘亦外五分五
今僧祇十誦有部敎先尼南——蓋見較短
即長不先一意與此土宜斟酌可行實現其
該嫌之故懷山意臥望比丘宵半夕天顧者
其望而無其人有其人而促其跡比之非一
者甚可哀也大訥西蓮施浩三君子自閩南
未大訥收入院而病病逾年而死西蓮兩度
入院未竟孚予初懷慤理鶴唐身創亞帝之志
以兵革散歸敗也緣歛肆力庫藉工以病羣廬
山而不復色口不言浩懼曰先師也出院入川學者一年
彌佳逾恆故今日追悼大訥西蓮漏偏塵大辭寓公
請語懷城徘徊又復不已嗚呼天歟教興厥主心
勤矣心再來未已何辰兮我所謂此心者謂十
三年怡演齊王接惟有的玄並漏河沙亦空
一時平白地二字者也狂馳意馬心猿向捨家趣家
蘭為塵埃誰得了一昂然廓而虛者膽大才固送
塔中酬暢淋漓有是則訥也余承明休去歌古巴
山昊水丽難圓云云是也謂三十一年怡惠庭宵向
无尤何言庵法苑神說喪其夫婿空真無等
秀人間哉。猿肆大凶頑云云是也謂今二十
四年怡大訥西蓮有自云云是也

西蓮行略

發波

西蓮比丘，江蘇鹽城許氏子也，襁褓丁外艱，失怙家貧，來本寺依曾師祖晶宮，住已不安矣，而西蓮遂帶病作十康公而披剃焉。年甫六齡，天資頗悟，康公頗愛之，以爲未來法器之所資也。旋康公圓寂，發波不忍悼，康公遺愛，督其師全勝，善爲教養，令入塾讀書，稍長，智識漸增，聞鹽城吉家莊沈養廉先生，闡揚佛教，遂就有道而正焉。後沙溝偉庵融高法師創立僧學院，因命其入院研究，迄畢業年十七矣。復進南京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得悟佛旨，且識所依。民十六年大兵禍金陵，蒙仁山法師携蓮回入高郵天台學院，補習經典，是年冬受戒于華山，班列沙彌首，聽仁山法師授楞嚴，民十八赴閩南佛學院，學行卓特，屢列前茅，後且亦爲教授，然以此而體弱且嘔血，二十年回寺，本擬修身養性，預作金剛之謀，詎料西水橫流，皆抱其魚之歎，環鄰數

縣，盡成澤國，即本寺大雄寶殿亦化作晶宮，住已不安矣，而西蓮遂帶病作十方之遊，復至金陵支那內學院觀歐陽先生，一見而喜，得入研究部研究，然精進如前，因疾而病矣。二十一年，奉南京佛教會委命偕學友端齋同往安徽泗縣釋迦寺，以端齋爲住持，而蓮佐之，歷二載，雖無大功，然亦無過失，惟宏願未收，即因此而病入膏肓矣。噩電傳於本寺，隨命伊之師弟，何明星夜奔馳，甫抵該寺，詢問之餘，仍思延醫治。西明遂同往懷遠就診，孰意醫藥無效，更甚於前，嘔血逾日，命已垂危，迨至中華民國二十三年農曆十月十二日時，錫化而生西矣，嗚呼痛哉！論曰：仁者太虛大師宏法真誌

▲第十九期目錄
學佛須從心理方面做起
覺乎？否乎？可以覽矣！
答姜天哀先生佛法五問
謝忱云爾。

在江蘇高郵縣時堡鎮保安禪寺

正信週刊

峨眉遊記（完）
朝山日記
十六次埋盤會議錄
本會工作日記摘要
學佛以來的拉雜述記（完）
詩歌新聞

發行：漢口佛教
全年連郵壹元

諸省
者

老
心
虛
空
者
空
空

憶華清

密迦

一天我坐在從三北歸寧的長途汽車上，因乘客太擠，不能讀書，想看看四周的田疇和青山；又爲了犯近視的毛病，不能望遠，結果祇好閉着眼睛，默默的靜思，不知道是什麼一種靈感，使我會追憶起那個死了不久的華清來了；於是同時也連想到人海燈替他出紀念號的事，我雖然返寧波賺錢已有三年沒有提筆了，可是對於華清的紀念號，我不能不來寫幾句。

記得我和華清初次會面的時候，還是在民國十六年溫嶺「明因學社」改組後的第一學期，雖然他的如何聰明：讀法華經每日三四頁能背誦等等出乎一般的記憶力，早已使我聞而拜服了；可是後來一見他長長而瘦弱的身子，菜色的臉兒，使我大有可憐不可見之感！然而他的聰明，終究以後還是以事實來證明他的「名不虛傳」。

新思潮隨着革命軍的大炮，泛濫到我們這小小縣城的溫嶺了，封寺廟，搶尼姑等喜劇演得也真是可以，大概當時爲的時代需要吧，我們的學社突然增加了一課「軍操」，雖然每晨和每晚由一位退伍下級「丘八」訓練我們大概是十八世紀一類的操法；但我們始終認爲和尚學「軍操」實在太「那個」了！

以後我們學的「軍操」最大的成績：是平息了封寺廟，搶尼姑的風潮之後，學社方面，以爲它「有意想不到之効力」，得來學院裏的功課就祇有這一課稍有起色；而其他各課幾乎是在停頓的狀態中，慚愧！「軍操」與我始終無緣，所以沒有多少時候，我就悄然離開了「明因學社」。二年裡它給我的祇有十數頁的天台四教義！而華清和我那時交情，也不過是點點頭而已。

十七年我在N埠過了一段浪漫生活

之後，環境迫着我非向外衝「開步走」不可，於是在嚴師的監視之下，在是年七月間又去蘇州暫住；可是不久就毅然跟着O先生去廈門投考閩南佛學院，雖然被錄取，但是人生的痛苦與快樂的雙重奏，在極矛盾的空氣中開始演奏了！

閩南佛學院是我國僧教育最高的學府；不過那時因了辦事人有點「朝氣」，學院可謂已步入「黃金時代」；不但地位日高，聲譽日著；而且各省來求學的學生也日增，待第二學期開學的時候，學生已超過原定學額一倍以上，學院方面爲顧念學生求學心切，更以所謂「千山萬水」而來，祇要程度够得上，雖南普陀寺擔負過重，亦不願有遺珠之憾。華清也在這時起和我同一課室受課了，接著第三學期開始，我和他由同課室而同寢室了，所以他的極要「好勝」的心理，和深遠的理想，暗中之中，在和我一賽

成績，故常常月試因我站第二名，而他第三名，對我總有好幾天不談話；不過經我把他的悶葫蘆說破之後，他又像小孩似的在幾分歉意中與我握手言歡，而我那時雖年紀最少，但也有一副孤僻的癖氣，在每餐晚飯後總是愛一個人跑到附近山岩上一坐，對着前面的廈門大學出神！但是從他來後無論學院後山的涼亭上，以及學院前面的海濱，都有我們二人的足跡了。

佛教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意那時廈門一家報紙，名字已忘記；但主編者我牢牢的記着，就是現在赫赫有名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十教授之一的王新命，他不知受了某方面的一點好處，公然在報上侮辱我們學院的教授，于是引起我們同學的公憤，一致欲洗雪這個耻辱，故一面聯絡廈門學生會；而一方面全體出動，分組散發聲討宣言，在三個鐘頭裏，把廈門全市以及鼓浪嶼攬得滿城風雨，而這時華清率領的一組偏在他「方丈廳」裡頭把它犧牲了！華清這在那個報館門口散發，這位王先生一怒幾絕之後，率領印刷工人出陣和我們開戰，雖然研究佛學的我們；對於不可理

喻的魔王，仍以爲非抵抗不易降服他的，于廈門街上頓時形成如五卅時代的，上海南京路一樣的恐怖了！結果我們包围了這位王先生，送進了公安局，不久便移司法機關，事情最後的結果，那家報館關門大吉；而這位王先生也悄然離開廈門，可是這時華清在我們同學當中已有一個「勝利將軍」的綽號了！

廿一年院長太虛大師從歐美講學返院，感覺歐美人士研究佛學漸多，想把佛學的書藉介紹到歐西去，非有通西文人才不可，故有「錫蘭留學團」之組織，我離開可留戀的閩院和華清！

佛教裏辦事人也有不少使我們失望的，譬如這個「留學團」它既成立；但不即時實行，須仍在國內預習兩年，並且率領的人也無大無畏的精神，所以在漳州混半年；又搬到北平再混一年，終于倒時時切望着他有「驚人」的發現，誰料今年三月間從一個朋友口裏的確得到一個「驚人」的發現；然而說華清已一個星期前吐血死了！而且死在一個老和尚

間我遊天台山，他曾陪我上药师庵共玩過一星期，在這七天裡他天天親煮小菜給我喫，味美，雖功德林大菜師傅亦不過如此，我們日間讀書，一待夕陽西斜，即策杖探勝尋幽；我說北平的雜感，他先說在紹興講經時遇文學家劉大白討論文學問題的情形，後說天台山茅蓬掌故和童年住茅蓬如何快樂的故事給我聽，並且時時勸我辭掉寧波方面的職務，我也確實表示過在不久的將來總有和他結茅蓬共在一起讀書的一天。不久我回甯波，因事實上不容我擺脫職務，仍在甯波，因事實上不容我擺脫職務，仍不死不活中過着我的生活，可是我的心倒時時切望着他有「驚人」的發現，誰料今年三月間從一個朋友口裏的確得到一個「驚人」的發現；然而說華清已一個星期前吐血死了！而且死在一個老和尚

「做生」喜期中，聽說怪遭人厭的！

嗚呼！人生本有一死；尤其在多事之秋的國家裡，和風雨飄搖，領袖利用青年僧伽做烟幕彈以填其個人的大慾，

非流血再來一次澈底革命的佛教現狀中，有志青年僧伽，渾渾噩噩活着受罪；還不如早死可享受他人生最長期的休息，故我對於華清的死，神經似乎全部麻醉了，沒有毫絲的悲哀，不過在這樣一

個有遠大志相的青年僧伽，偏偏會「天不佑人」，僅僅念七歲就死了，還有他抱的「一鳴驚人」的事業也來不及實現，這點在死者固一遺憾！但新佛教的園地裡少了一個這樣有力的拓荒者，這是何

等的一種損失，恕我不能形容！還有他的那付誠實態度，和一種「好勝」青年的美德，從今以後，祇有使我回憶了！！

一九三五，八，一八，寫于甬江。

華清法師哀辭并序

倓虛

華清法師，浙東人，出家受具後，諦公發庵，倉卒出關，掃塔後，至滬上入寧波觀宗寺，依先師諦老法師究天台教觀；數年，深明教相，講解清晰，諦公聘充副講，民國十八年，弘化至陝西，被聘為佛化社僧校講師，有學僧十數人，法師循循善誘，多有成就，授課之外，唯閉戶念佛，足迹未嘗至校門外，二年如一日，二十一年春，吾以朱子橋將軍及陝人之請，至長安講經，始識法師，一見如故，誓畢生相與宏法，會大興善寺住持缺人，康寄遙諸居士等，以吾承乏，兼辦理僧學，時有學僧二十餘人，法師慨任教務，是年冬，僕以先師

，葉遐庵陳飛青二居士，堅邀赴青島講經，且籌建湛山寺，固辭不讓，乃以不克回秦之故，函告法師，逾年，聞法師任臥龍寺住持，僕為臥龍寺得人，曾飛書問候，旋被郵局退回，謂法師東去久矣，自是之後，不復得法師踪迹矣，今年如一日，二十二年春，吾以朱子橋忽聞法師入滅，大願未償，法幅邊折，愴惻之懷，何可言喻？愧僕不文，爲俚辭以悼之，詞曰：

嗚呼法師，遺世歸真，寂滅之宅，其樂無垠，勞生旅泊，敝屣幻軀，縛脫縣解，其何不渝，九有昏墊，釋尊所愍

，十二分教，濟茲堪忍，鵠樹潛輝，法付迦葉，諸祖遞傳，以貽來哲，凡我釋子，荷擔大法，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我昔晤師，憶在長安，畢命宏法，說誠實言，我來海上，數年渴仰，庶幾師來，宿願以償，師棄我去，孰任仔肩，顓蒙難化，空設法筵，嗟茲禹甸，虺蜮縱橫，魔強法弱，亦何能勝，哀哉衆生，無救無歸，耿耿予懷，轟然傷悲，嗚呼法師，住常寂光，當鑑予臆，慰茲彷徨

，堂堂其貌，眸眸其光，德音永闊，何日可忘？

華清畧傳

澹雲

中秋前一夕，有寶雲寺密迦法師到我這里來，叫我替他的亡友華清法師寫

就將我所知道他的事情把他寫一點出來吧。

傳。當時我以對於他的生前的歷史不甚明了，無法可寫爲辭。後因密迦竹摩二法師言之再三，無論如何一定要我寫的，故於今天勉強地寫幾句不通的土話，以爲死者的紀念，希望他的同學和好友有以教正之。

在我未寫他的正傳以前，先來把他大概打量一下。如是思維之後，而我的心裏覺得他的人生就是一個「謎」字。因爲他的母親，是在處女時代而產生華清；他的父親，是一位似有非有的烏先生，也不知其姓字，更不知其爲如何人。這樣來歷不明的人，在不學無術的他寫傳，自然是一個無柄鉄錘，下手不易。好在我於從前會與他相見多次；所以於他的事跡，也有一些兒知道，今

他是浙江黃岩縣人，於民國二年的春天，他在兩歲的時候，有一個人把他抱到天台山國清寺，那時有一位允俱師在國清當執事，將他收爲徒弟，而取名叫做華清；再托人扶養至十二歲，在國清受戒。後來他的師父把他送到溫嶺的明因佛學研究社裏，親近式海法師，學些天台宗的佛學，與淺近的國文。他的脾氣很不好，他的天性很聰明，而讀書的記性超出一般學僧之上，爲該社學僧中特長，後來他離開明因，而到閩南佛學院去親近芝峯大醒寺諸法師，在那里受學三年，成績很好，對於唯識學因明學以及現代的新文學，都很有深造，曾作天台山遊記，（見現代僧伽）以絕頂聰慧之筆，把那天然的山水與古蹟寫得井井有條，形容得活潑活現，使人一讀其文，如入世外桃源之境。深爲弘一律師所贊頌。他在閩南畢業以後，又應紹興如意寺之請，登座宣講地藏菩薩願經，聽衆雲集，足有三百餘指，無不歡天喜地，真是盛極一時。經期畢竟，他又到蘇州，南京，揚州等處視察佛教現狀，那時有靈鷲寺可興和尚，欲將準提庵的住持責任全權實交與他接任，關於這件事，在一般普通僧伽分上看來，自然是求之不得；然而在於他的心裏，却不以爲然，很痛快地唱出不要的口號。謝辭之後，他就急急忙忙地回到天台山，而在高明寺藏經閣，以過他壁觀僧的生活。預備想要專於性地上下一番死心踏地的工夫，而與他的娘生的本來面目打個照會，誰知道高一尺魔高丈，竟有那些病魔死魔等無量諸魔，如雲籠月似地集中一處，把他的前前後後包圍起來，使他無由得出，於是他的戰鬥力不足，

而於今年的二月初五日，竟被那閻羅國的死神將軍活捉而去！嗚呼休矣！

在他未死以前的第二天，我因遊山之便，會到高明寺看他一次。那時他正包着腿子坐在床上，形如入定，閉着兩眼，口裏不絕地念着阿彌陀佛。我就漫漫在向他打個照呼，他始停住佛號，與我談話，神志也很清明，一開口就說：

『澹雲法師！人生總無意味，我十多年來，雖則東西求學，而於性地

上，毫無一點好處；現在我萬事放下，專念一句阿彌陀佛，以作我的最後的歸宿處。法師此來，我不能招待一切，實在抱歉得很！阿彌陀佛！』

我在旁邊聽他這話後，心裏好生不忍，而同時也很欽佩他。因為一個人到了病得百苦相交的時候，而不爲病苦所轉，且能專心念佛，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就隨手取出十塊錢的紙票，給

哭同學永學法師

德潛

吾友大訥既亡之三年，至友西蓮客死於皖，明年，其友人等，乃相與議商爲文專集而悼之。議方定，未幾，復得至友永舉死於武昌之耗，嗟呼痛哉！永學者，乃二師至友，而議爲二師出專集紀悼最力者也！方悼於人，而已遽爲人悼，嗚呼，業力苦人，至於如此，尙何言哉！予年來喪至友者再，哭痛者再，今又哭與予同哭至友未竟之至友，哀痛之情，其可已乎？初，民國二十年，復以病緣之醫廬養。明年，大訥死，

予負笈廈門與大訥西蓮永學聚首一堂，交與甚得，於時講道論學，切磋互勉，其樂融融，固未知人生天地間而有悲戚至友永舉死於武昌之耗，嗟呼痛哉！永傷離事者，更不知所謂百年身後爲如何也；惟以強法爲期，度生相勉，志遠願堅，奮勇前進，方以爲長共相保，來日無窮也。其後與西蓮大訥，去廈走京

西蓮亦不復反。一年中，永學亦以因緣至武昌，方猛進無已，越二年，予亦以病離內苑，西入蜀，未半年，西蓮以其樂融融，固未知人生天地間而有悲戚客死皖聞矣！方哀哭未已，越半年，今又哭吾永學，傷哉，予豈不知人生無常，陽燄電露，但中心懷之，情動於中而有不能自己者，始知嚮之聚首之樂，今不可復得矣；而以人生無窮，長共相保者，今乃知速如朝露，戚戚即朝夕亦不可相保矣；嚮之以相見恨晚，今則轉恨

他病中零用，我就匆匆地回國清寺。不想到第二天，他的死訊，已傳到我的耳朵裏了，聞訊之下，不勝痛悼！今年的佛教氣運大大不對，春間華昌，二師皆佛門有用之才，不幸求至天年前後相繼而終；佛教前途損失不少！清法師坐化天台，秋來智藏法師圓寂武中秋在寧波延慶寺。

其得見之早而哀痛以哭送其終也。得永

也，更無暇以問其孰真孰夢也，嗚呼痛

其言，多藥助，其熱情奔放有如此者。

書飲泣而已，往年春，予時寓京口，人

永學爲人，勤苦勵行，與人交，肝

其初入閩院也，以幼失學，程度少差，然勤苦力學則固早交譽人口矣。予兩年

有訛傳西蓮死者，余乃往江北哭探其家

膽相照，直言無阿。哀見末法式微，僧

不見，見各判競載其文，甚驚其進步之

，見其無恙，且欣且疑，自思非如夢中

伽退墮，毅然以整革爲己任，每奮發疾

速，而方許其前途無量也，不幸遽爾天

耶。其後皖死訊至，心知其實，不敢意

言，瀝血爲詞，雖有偏激，人多以其誠

折，嗚呼痛哉！哭之曰：

其死，惟以若如嚮之疑在夢中者則佳矣

懲諒之，潮音正信人海燈諸判，有署名

永學及智藏者，即其文也，嘗在閩陀，

見其寫作日記，寒暑無間，深夜垂幃，

○今得永學耗，哀痛中不知所可，冀欲

一燈熒然，雖病中亦未嘗廢，半年積稿

嗟呼永學，獨不永年！賛恨以歿，

以夢境解吾苦，苦不少減，而更引吾百

卷高尺許，其苦學有如此者。凡公益衆

，遺志誰宣？述君之行，哀君之心，爲

年若夢之哀痛大苦不已。嗚呼，夢耶真

一燈熒然，雖病中亦未嘗廢，半年積稿

君祝願：願自此以往，乃至盡未來際，

真爲夢耶？三師者，果何所來，今何所

事，奔走呼號，力倦不稍懈，功成隱退

無量無邊世界，無量無邊衆生，永學永

去，其乘願以示現者歟？予不得而知也

○然丁茲狂瀾鼎沸，遽折良材，事業未

年，齊成正覺，永離一切病苦夭折障道

哀 永 學 同 學

世事變幻，不可測度，而最悲痛者，無如此次永學同學之死。嗚呼！生必有死，理固然。而就人事言，以二十

二歲之青年有爲僧伽，師友期待正切之，研究俱舍，志同道合，相得益善。永學

際，一旦云亡，雖柔感異熟，在煩惱愛結未盡之衆生，能不萬分悲傷！

同學，除每日研究佛學外，並喜作散文，於宏法護教，尤俱熱忱。法勦大醒二上人，愛護甚切。某次張汝釗居士問予曰：『法師，智藏法師是那位，文章很

葦 肋

民二四，九，二十
於漢藏苑藏文專修班

好，真是一位有爲的青年！」

今春予以大師命，入川參訪，永學同學殷不肯捨。特由漢口佛教會回院告耗，云永學同學，於八月二十三日西逝。晴空霹靂，悲痛莫名！何法弱魔強——以全體同學名義，挽余留武苑。余

告以入川至多一學期，仍回武苑與各同學共讀之語相慰。遂快快而別。夏間，漢藏教理苑，因招生擴充學課，除聘請虛空法師外，法尊大喇嘛，意欲請永學同學來川助教。余曾航函商法勸上人數次，卒以武院無人不果。前日余過成都時，曾剝嘛詢永學同學來苑否？余以一

時不能西來相對。詎料余與虛空法師，甫朝峩山反院，即接武昌止安法師飛函告耗，云永學同學，於八月二十三日西逝。晴空霹靂，悲痛莫名！何法弱魔強——以全體同學名義，挽余留武苑。余一至於此！

去歲王森甫居士死，永學同學悲哀；吉堂禪師西逝亦哭弔之；靜賢，西蓮逝世，又爲悼文，日月幾何，今他人又爲其已作哀文矣！

嗚呼！諸行無常，生死不與人期。永學同學，數年來浸漬法海，無漏薰修。○兼能執持尸羅，信誦觀音，則此去非往生淨土，即仍以本願轉化世間必矣！

其免三途巨苦，可操左券。較諸年至甲子古稀之釋子，於佛法毫無所得，空過一生，造業受苦，而永學同學，可無憾矣！

嗚呼！生離死別，哀何能免，然又何尤？謹誦觀世音菩薩名號，爲永學同學回向往生矣耳！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寫於漢苑教室

對於永學法師圓寂之哀感

滿度

自白駒東馳，傳來佛教，賴華梵賢哲，爲之開闡，而輾轉化導，輾轉流布。輶轉宣說，敷演文義；於是吾土人民始知有惡趣三道，人生五乘世出世間之因果也。然則，感惡道之果，其爲因果非福業；感人天之果，其爲因則福業。不動，感出世三乘之果，其爲因則淨無

漏業及順無漏業，此爲佛陀所說，亦爲永世刊定不易之典型。今永學同學，不幸而於西蓮大訥二師之後，繼以逝世！

得器世界中，飲食果藥，皆少光澤，勢力異熟及與威德，並皆微劣；消變不平，生長疾病；由此因緣，無量有情，未據此而言，若永學同學一身繫結縛，自

熟果。若於彼沒，來生此間，人同分中，壽量短促；是名殺生等流果。於外所

得器世界中，飲食果藥，皆少光澤，勢力異熟及與威德，並皆微劣；消變不平，生長疾病；由此因緣，無量有情，未

盡壽量非時中夭；是名殺生增上果。』

不能追於聖言之衡量；即盡大地人類，亦莫不如是。設受佛陀之遺囑，而將此夢幻泡影之身，特現於此世相，則非具

縛因果所能限制，而實爲乘願再來之家菩薩。唯其如是，故能於大集會中，爲法犧牲，惜不多現其世壽耳；悲乎！

民二十四，九，二十。於漢藏教理院

悼永學學長

隆心

世間無常，生滅變化，凡生必死，凡存必亡，世間極成，道理亦極成；則永學學長之死有何所悲？有何所傷？顧以其大志未成，僧伽無人，爲之悲矣！爲之傷矣！

嗟夫！永兄，回憶於閩院共處時，凡諸言談舉動，莫不相勉以學，相導以道；而於弘化之責任，尤爲詢詢勸誨，未嘗稍懈。君之志博大堅決，君之性勤苦耐勞；故凡一切公益之事，亦無不以君爲之先軀也。且君之言，最不能使吾忘懷者，即君每談及僧衰制紊，佛法隱埋，未嘗不感慨唏噓，嘆僧伽昏蒙，而日趨於衰亡之途；未嘗不鼓勇奮呼，勸導同學，本耐勞耐苦百折不回之精神，與環境奮鬥，而使佛法偏入人心，僧制

恢復舊觀，不爲如來之逆子，不失人民之導師。傷哉！永兄，言猶在耳，何由遽捨而去耶？又憶去歲秋，勸君入川學藏文時，君謂已計劃於武昌讀書五年，並實行弘法之初步；豈知今歲秋，即是君圓成弘法之時也。夫以君如是之志，以君如是之慧，佛教有君，不難無整興之希望也；因何忽於佛法未徧，僧制未善，方期待君而遍而善之時，遽爾辭世而逝耶？君之志，與吾合，君之年，與吾同，君之智，之勇，之勤，之勞，非吾所能儔，又方期以君之行，爲吾之模範，兩相依相隨，共完成所抱之志願，

然隨埋，僧制猶尚腐敗；則君此次之去也，特以警吾人之念無常耳，吾又何悲○雖然，有果有因，有因有果，觀君生平之行持，（常誦觀世音菩薩求生西方）似又不願久處娑婆；則君此次之去也，真耶？似耶？嗚呼！衆生業重，滄桑易異，數十年之後，佛法又不知興衰存亡也，則君此次之去，真也，吾慈悲願之未成；似也，吾傷世道之不恆。故吾謹以哀悼之情，祝君長隨佛學，離苦得樂；亦願普天下人，亦由君示化之警策，長隨佛學，離苦得樂也。

民國二十四年秋於漢藏教理院

弔永學大師文

空寂

嗚呼我未識公顏，而識公之爲人，其所以識公之爲人者讀公之文也，讀公之文，而仰公之志，慕公之行，恒以未得一拜覲慈公顏，躬聆教益，啓茅塞，而增識見爲憾也。我未出家時，常謂近世僧尼，捨寥寥聲名卓著大德而外，其餘多以慈悲二字，掩飾懦弱之行，思想陳舊，爲時代潮流之落伍者。旣出家後讀人海燈，及海潮音等刊，始知尼界之可觀者，果屬寥寥，僧伽之頭腦新穎者，實不乏人，而其中尤以師誠胡博士一文爲最著，其文非但思想清穎，取材淵博，而且語氣剛烈，辯論雄偉，由此可見公之思想，旣淵旣博，亦柔亦剛，公之爲人，能伸能屈，能舒能卷，誠優才博學，法門之大器也，豈異于以婦人之仁，懦夫之弱爲慈悲者可擬，乃積極救世，剛柔兼濟，有作有爲，名大義，操

大節，大丈夫之行道也。當此人慾橫流，邪說亂世，法弱魔強之末法時代，非具有雄偉善辯之英才，以斥邪護正，佛法益將不振矣，由此心向神往，欽佩益甚，何乃天不爾壽，遽告西歸，使我僧尼界同志，如喪頭目，相與失聲，爲公憐才，爲敎惜人，而寂益嗟我尼界，氣象不景，謳見幼稚，常踏蹉囁嚅，不得向盡人類中，追求我所欲求之學，及終其身；不得領一言以啓迪我尼界，爲憾于無窮耳。哀悼之餘，謹獻誄辭云：嗚呼智公，胡年不永，曇花一現，剝那寂滅，不現則已，現而倏滅，徒增人嗟！

聞公豐度，二十有三，哭公英俊，翩翩巍巍，在公解脫，在教失人，嗟此末法，將誰維賴？抑公厭斯末法，人根劣陋，不堪教而逃之耶？抑佛法之氣數將盡，不容哲人之存世耶？抑天妒哲人，而

奪其壽算耶？仰首而質之冥冥之頑空，竟無片言以答我，低首而吊之悠悠之英靈，亦無一詞以慰我。嗚呼！智公，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從此禪房空寂，月色慘淡，花木悽愴，露冷風愁，鶴淚猿啼，慨哲人之悠往矣。

報生護

- △每月出版兩期
△全年定價五角
△並有五色雲中
△觀音菩薩奉送
△營業部 (道德書局)
△發售佛像字畫
△流通各種經書
地址 上海貝勒路一
電話八一七四

哀詩

哭西蓮上人

陶閩士

那蘭陀寺聚群賢，隔院桃花憶曩年；一
別人天成永訣，祇今何處訪南泉？

大訥上人下世德潛上人屬

爲詩追悼之

陶閩士

酷同閔子復誰憐，割愛當年最少年；我
去君來慳一面，維塵室內竟無緣。

哭大訥西蓮上人詩

徐迦理

余友大訥西蓮二上人者，吳人也，
訥師以二十二年喪，明年西師又相繼示
寂，予以俗諦營繡，奔走於吳蜀之間有
年，而役於渝中者，又殆二載矣。聞喪
之日，哀而無彰，然昵交親故復東西馳
驚悼不暇及者亦二年於此。今秋湖南德
潛上人邀集縉紳爲文而哀之，德潛者二
上人之同氣，而閩南佛學院舊友也。民
二十年夏，予遊金陵支那內學院，師宜

黃歐陽大師，丹陽呂師，不一月，西師
德師同自閩南來，共聞法，境行之間，
日相與磨礱碎厲，潛師聰銳敦篤，于時

以疾，居常鬱鬱，西師沈厚龜勉，明明
于智慧之求，日操卷不釋，每有疑竇，
驟忽，况乃芻狗瘡，念子化爲鬼，中情

必求曉悟，不得達，書且不進讀，其力
勤如此，故其學，每最於儕輩，然已負
疚，時或不安矣。訥師居古林寺，爲人
率坦，寡言笑，狀兒雄傑，胸中浩然，
以故友師多稱效之，然亦病，病且累矣
○二十一年春，予因家召返蜀，辭師友
而還，于是西師養疴于匡廬，訥師就醫

中，其精進之忱，與昔無殊焉。二十二
年冬予以先祖母喪，又辭師返，今未及
二年，而西師復化爲異物矣。嗚呼，壽
命不齊，人道之常，吾獨悲夫末法沈淪
，真諦日蔽，天下有奇男子，起而爲之
扶頹持危者蓋寡，夫山河蕩柝，舉國晏
然，而夜父羅刹之必赤人族而不能止，
蜩螗之無期，魚然之不支，焦芽敗種，
溟涬醉，萬挫而不可知，大訥西蓮二

上人者，人中之傑，丈夫之奇，以大悲
爲本願，以拯溺爲所依，而乃稟命不融

情與貌其不變，言與行其可迹

悲江介之遺風

擯茹蕙以掩涕

人生能幾何？萬事盡無常，百年易
驟忽，况乃芻狗瘡，念子化爲鬼，中情
必求曉悟，不得達，書且不進讀，其力
勤如此，故其學，每最於儕輩，然已負
疚，時或不安矣。訥師居古林寺，爲人
率坦，寡言笑，狀兒雄傑，胸中浩然，
以故友師多稱效之，然亦病，病且累矣
○二十一年春，予因家召返蜀，辭師友
而還，于是西師養疴于匡廬，訥師就醫
中，其精進之忱，與昔無殊焉。二十二
年冬予以先祖母喪，又辭師返，今未及
二年，而西師復化爲異物矣。嗚呼，壽
命不齊，人道之常，吾獨悲夫末法沈淪
，真諦日蔽，天下有奇男子，起而爲之
扶頹持危者蓋寡，夫山河蕩柝，舉國晏
然，而夜父羅刹之必赤人族而不能止，
蜩螗之無期，魚然之不支，焦芽敗種，
溟涬醉，萬挫而不可知，大訥西蓮二

上人者，人中之傑，丈夫之奇，以大悲
爲本願，以拯溺爲所依，而乃稟命不融

情與貌其不變，言與行其可迹

悲江介之遺風

擯茹蕙以掩涕

像

(集楚辭句)

德潛

專思君不可化

嘗余襟之浪浪

悼智藏同學法師 兩絕 觀願

但學行嘗列優等。

哀見君不再得

願志之有像

二四，九，四。

悼亡友 西蓮法師

西樵

憶昔民廿年，同居於破山，我濫竽書記
君住淨業單。聞讀出師表，知君非平

凡，斯文同骨肉，締交竟忘年。每齋餘

課後，輒跏趺而談，如是九十日，朝夕

恆往還。同遊維摩寺，參觀劍門險，或

共話溪澗，或策杖山巔。羨君好身手，

迺有爲青年，是吾黨白眉，係僧伽中堅

能書斗大字，小楷尤可觀，天台賢首

教，聞一知十焉。因緣忽差別，好月不

常圓，四月逢朔旦，君負笈離山。滬濱

通一訊，消息不再傳。每遇白足侶，常

詢青年伴。或云住閩南，或云住內院，

有說師減度，有說在人間。京津與滬杭

，我已訪問遍，分袂正四載，始終未一

面，昨得真消息，知赴兜率院，未悉死

年月，更不知地點。脩短固由天，人豈

不慘然？回憶師音容，顯現我目前。一

別成永訣，淚下似珠斷，怨彼造化者，

真嫉能妬賢，西樵年四十，老冉冉至焉

為何我不滅，端死好青年。

回首閩南聽法日，月餘相處未交言，
文章道德時無兩，群許未來作教賢。

爲法忘軀忠胆烈，捨棄浮華歸寂滅，

我不悲師離五濁，唯哀佛教棟樑折！

哀——大訥，西蓮，清華——

又信

大訥死了，——他死時我住閩院上

西蓮死了，——他死時我初住雪贊——

華清死了，——他死時我將離雪贊——

但是我還記得：

同堂打坐；

同殿誦經；

同餐者積一鍋。

我還記得：

同遊中山公園，

你在划船，

我在把舵；

這時西蓮正發舊病，——咯血——

華清早已回吳。

我們志同，

道合；

如何生死就不同時？

大訥雖是同級，

西蓮華清本是閩院二屆先進；

二四，九，二一。慈湖。

大訥死在首都；云是肺炎不治。
當時由德潛提倡出刊，

購書；

紀念大訥；

後來終成化餅。

西蓮死在泗洲，

半年後方得確息；

云是咯血過多。

華清死在天台，(?)

云是弱質不堪操勞。

肺炎，咯血，是精進過急；

不堪操勞的弱質，是青年人營養欠充。

死，雖是人生難免，

倘使教會重視僧病，

或不致損失太多！

死者已死，

只有哀吊，

紀念，

生者正多，

亡羊如何補牢？

倘再因循自私，

生也何異于已卒？

壹月佛敎

記者

閩南佛學院自芝峯法師返院主持

廈門

持以來，院務日漸發達，最近聘領東佛學院教務主任寄塵法師爲該院教務主任，按寄法師過去亦曾數主閩院，頃以芝法師竭誠敦聘，乃回院合作，誠閩院前途之福音也，又聞廈門居士黃秋聲虞佛心蔡吉堂蘇慧純等發起組織人間報，聘芝峯會覺兩法師爲編輯，刻正積極籌備中，預定本月底即可出版云。

江鎮 竹林佛學院學監兼教授慧鋒法師，江蘇泰縣人，年少英俊，品性柔和，任竹林佛學院教授已有數年，其學問淵博，誨人不倦之偉大精神，極爲一般學子所稱道。法師今年忽染肺病，至秋間回泰療養，乃一病不起，歿于俗家，竹林佛學院全體生聞訊極爲悲悼全體念佛三日，爲之回向求生淨土，法師生前與記者亦有一面之雅，聆茲噩耗，亦爲之哀念不置也。

潮州 嶺東佛學院開辦以來，已近三年，今年第一屆學生已畢業，

教務主任寄塵法師以閩南佛學院誠懇延聘乃辭職而去，其訓育主任智誠法師則就該寺主持，亦已辭職，至佛學教授幾諦法師爲求深造起見，擬明正東渡日本，投考大正大學，專攻佛學。故嶺院刻已由負發起人澄弘法師維持現狀，如何續辦？刻尚未定云云。

廣州 今番應吾粵佛教團體請來說法學團領團悲觀法師與蕭氏相會，蕭氏表示歡迎太虛大師至舍一談，昨（二十日）下午一時太虛大師乃偕悲觀法師同乘自備汽車至東山梅花村訪謁蕭氏，蕭氏抱病延見，彼此先敘思慕之忱，談話約有一句鐘之久，茲將其談話探錄于下，一改進中國佛教應從教育方面着手，欲謀

光大中國佛教應淘汰其已往各種傳說迷信的錯誤崇拜與行爲思想，發揮建立佛子的真實信仰及其生活和修持。三應造就有世界智識的比丘人材以擔任宣傳佛化於全人類之重大責任。復談到中遠兩國佛教之現狀及其趨勢，太虛大師謂中國佛教以往的比丘及在家信佛，多因習圓佛教以往的比丘及在家信佛，多因習於禪宗思想，所以于律儀頗爲脫略，蕭氏謂暹羅佛子能遵從佛陀律儀修持，故尙能衛護佛陀的慧命精神。太虛大師謂所以今後兩國佛教之缺點，應互謀補救以期彼此而臻優美，而我國現在已經有了此種思潮，即此番悲觀比丘等四人組合留學團赴暹求學，正是應此思潮而產生的行動，蕭氏對太虛大師學問道德極表敬佩，虛師往訪時適蕭氏正與虛師著作，談話間表示將來新佛教之主持建立對虛師希望尤切，大有維摩丈室共談妙法之盛況，臨別時蕭氏與太虛大師同攝

一影，留爲紀念。

太虛大師自在省港弘法以來，備受各界人士熱烈歡迎。前日由省返港，暫住東蓮覺苑，原擬休養數

邀大師前往說法，智誠法師爲大師入室弟子，近且有組織中國佛學會嶺東分會之圖，故大師亦允往指教一切並說法。二日云云。

世界佛學苑民二十年計劃設於昌南京佛國寺址後，民二十一年秋始即於重慶成立漢藏教理院武昌成立圖書館，頃因南京建設之計劃一時難以實現，苑長太虛商苑董李子寬等，將縮併武昌設世苑佛學苑，而圖書館仍爲世苑

日，即行返滬，乃汕頭嶺東佛教會根寬會長以大師此次南下弘法，因緣難再，聞大師即將返滬，專派智誠法師姚言瑞居士爲迎迓代表，至港接駕，大師以勝情難却，允留汕三數日宣講彌勒下生經，另以智誠法師住持庵埠靈和寺，亦堅

萬元基金，而載季陶先生亦曾認自捐五千元，代募五千元，欲於明春湊足基金五萬元俾世界佛學苑遷武昌後能實現其計劃之一部云。

一部，另招學僧三十名，學英日文等香港女子佛學院當局徵求太虛大師爲院長，茲以大師弘法事務繁劇，未允擔任，會致函本刊更正，以免各方誤會，現在附註數語，以代更正。

以後凡關本刊事件，各方通訊，請分別寫交編輯發行部，勿得再寫通一私人名字，以免延誤，這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編者的話

編者

這一次追悼號延至今日才出版，對死者固屬抱歉萬分，而對於本號促成的幾位大德，我們亦覺得慚愧到無話可說，尤其是本號提倡者智藏法師，到現在也成爲被悼者之一，這好似大有原因，從這，我們也可見到人是如何的虛渺，如何的難以捉摸！

本號在事實上難以分欄，勉強分呢，原可以依人而分，不過有幾篇又是合寫的，所以，只得將這幾篇排在前面，以後，則依人按次編列，詩則一齊在後，這樣，大概比較醒目些吧！？

本號承歐陽竟無居士賜寄輓辭，特製電版刊出，太虛大師賜寄題字，因我最近搬移房間一次，弄失落了，這是我許多稿子，真沒辦法，只有望作者們原諒，從下期起，我們就會陸續刊出的。

通一寫于一，一四

又，本刊上期香港佛教新聞里曾說

人海燈

第三卷 第二期
民國廿五年二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發編輯人海燈社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印 刷 林 發 印 務 公 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表價

零售每期一角
定 預
時 期
半 年
年 冊
六 冊
六 角
定 價
郵 費 五 分

每月一冊
全 年
十二 冊
一 元 二 角
定 費 先 惠

例刊告廣刊本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本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本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名，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本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本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本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一本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本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
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佛教日報半週年紀念廉價優待條例

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最後

本報現舉行六個月半週年紀念、特廉價三月、訂定種種優待辦法、詳列於後、

(一)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半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半年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二元六角、實收銀式元〇八分、)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五角優待券一張、(訂三個月者均照價八折無優待券)

(二)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全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全年銀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八角八分、外埠全年銀五元、實收銀四元、)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一分優待券一張、

(三)不論本外埠、團體或個人、一次定閱本報三份至五份、期限半年或全年者、除照上八折外、再加一折(如本埠半年銀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三角三分、全年銀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銀二元六角、實收銀一元八角二分、全年五元、實收銀三元五角)收費、仍按照每份半年或全年分別贈送佛學書局優待券五角或一元各一張、如訂閱三個月、雖一次多份、仍祇照價七折、無優待券、

(四)本報原有各訂戶、如滿期續訂半年一年者、仍照上列各條辦理、惟如有原欠未完者、須與續訂費一同付清、否則仍照平時訂報費核算、不能享受折扣及贈書券利益、

(五)自二十四年國歷十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止、三個月為優待期、外埠定報、概以訂報函郵局日戳為憑、過期恕不通融、

(六)優待期內賜訂者、一律請賜現金、不另懸賑、空函索定、恕不應命、

(七)優待期內入股者、其贈報期限、仍按照前入股簡章辦理、

地址上海閘北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啓

上海威海衛路
七
一
四
號
影印宋版藏經會啓